

史淚蘭芸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月一六版 芸蘭淚史 (全一册)

(每册價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湖 北 張 子 和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瀋陽 北平 天津 太原 濟南 漢口
 長沙 衡州 常德 重慶 南昌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分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序

情難言也。非不可言也。必待有情人。然後能言之。余何人。斯敢自謂有情。而復能言情哉。蓋余生不幸。弦斷中年。落拓青衫。凋殘潘鬢。颯颯秋風。動念撫景。愴懷悠悠。芳草興悲。托詞寄恨。故就芸蘭女兒。祕密日記。中所載輯成一部。傷心淚史。以爲千古薄命紅顏。寫照嗟乎。蕙折蘭催。琴亡鏡破。情天莫補。淚痕滴作秋花碧海。難填啼血。化爲鵲鳥。有心人讀之。亦皆飲恨而吞聲矣。是爲序。

芸蘭淚史目次

第一章	悼蘭	一
第二章	憐才	二
第三章	折芍	三至四
第四章	蹈月	五
第五章	餞花	六至八
第六章	惜影	九至一一
第七章	萱凋	一二至一三
第八章	傷離	一四至一五
第九章	還鄉	一六至一八
第十章	春感	一九
第十一章	葬花	二〇至二二
第十二章	落梅	二三至二五

苔蘭淚史 目次

二

第十三章	夢警	二六至二七
第十四章	懺情	二八至三〇
第十五章	癡恨	三一至三三
第十六章	淚書	三四至三五
第十七章	掬誠	三六至三八
第十八章	重聚	三九至四一
第十九章	持贈	四二至四三
第二十章	賞蘭	四四至四六
第二十一章	魔障	四七至四九
第二十二章	婚議	五〇至五二
第二十三章	對泣	五三至五四
第二十四章	獲譴	五五至五八
第二十五章	死別	五九至六一
第二十六章	蘭催	六二至六四

芸蘭淚史

第一章 悼蘭

秋江楓冷秋寒。天高秋雁南來。秋蟲聲寂。蓋時已在重陽節後矣。素心園中台荒石瘦。葉落煙寒。一幅蕭索氣象。令人目不忍觀。素心園者。主人席氏之別墅。棄官後所營之菴。裘也。主人性僻靜。酷嗜蘭。凡籬落堂砌間。佳種繁植。故以素心名焉。園之西有小閣。明窗淨几。玉砌珠簾。咸極精巧。春夏交清風馥郁。主人置酒其間。淡雅欲絕。因扁其額曰挹香閣。今主人埋骨數年矣。灌溉失當。紫莖綠葉之盛已遠。遜曩時況。值此三秋。氣肅萬象。蕭森之際。而此蘭更凋殘憔悴。墮於泥濘之中。奄奄垂斃。泉下有知亦常有今昔榮枯之感矣。

霜嚴露重。夜靜更闌。畫閣上半規寒月。爲層層雲幕所蔽。光華黯淡。射于素心園中。作一種淒涼色。俄而一女。郎冉冉自閣中出。淡粧素面。丰致娟娟。如縞袂仙子。來自蓬萊者。行至塔前。以手扶檻。對着幾叢衰草。哽咽而泣。曰。蘭乎……蘭乎……汝質原潔。汝性原芳。挺絕世之幽姿。抱青紫之奇色。格調似君子。女兒是前身。胡爲乎不見。憐於人爲汝培養。收拾而任汝薰折。蘭催與衰草白楊同遭劫。運耶。嗟呼。汝命何薄。汝恨曷極。愛汝者已先汝於。萋萋霜露之中。今哭汝者亦將從汝於一坏黃土之下。碧翁媳才。今古幾成一例。由此例推之。須知汝即余之影。余乃汝之形。汝即余之前車。余乃汝之後軫。余爲汝哭亦爲自哭。嗟乎。自茲以往。余之淚亦竭。余之身亦化。綠珠。

樓下幽怨重重。吳相江頭寒波湧。湧他年。余青塚前徘徊。隕淚如余之哭。汝者不知。更有其人否。女郎哭至此。更覺淒淒切切。如鶴唳九天。猿啼空谷。寒林內宿鳥棲鴉。聞此一段哀聲。俱驚飛遠。避不忍復聞。惟有簷前鐵馬。玎璫遙相映和而已。

咄咄女郎何人。女郎何人。夜涼如許。不惜冰透紅繡鞋兒而立。此風露淒清之下。聲淚相循。何哀痛之深耶。著者擲筆嘆曰。女郎乎……女郎非他。乃素心園故主人之女芸蘭也。芸蘭畢生所經之憂患。所遭之孽果。與此蘭同出一轍。可憐自此夜傷心一哭不數日後。卽玉碎珠沉。魂歸恨離天矣。今徒有血殷殷一部淚史。傳播人間。以供關心者一歎可哀也。

第二章 憐才

筆情慘淡。墨意淋漓。芸蘭淚史。開幕矣。芸蘭亦名蕙芬。梁公清泉之女也。生於九月墮地時。蘭香繞室。家人爭異之。公嘆曰。是兒生有清品。惜乎不遇其時。恐非福徵。言已怏怏。不樂家人咸笑其迂。芸蘭幼聰穎。方四歲。頌唐人詩句。卽琅琅上口。父母愛之如掌上珠。嘗語人曰。此吾家女學士也。年十二。卽工吟韻。並涉獵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言。其舅萬公見其章句奇之。謂其父曰。甥女錦繡才華。堪與雲郎爲伯仲。可惜乃一不櫛進士耶。雲郎者芸蘭中表也。清才玉貌。秉性溫雅。當時有謝家玉樹之稱。十四歲。從父來鄂省其姑。梁公見而深契之。許爲大器。私謂夫人曰。蘭兒將來得婿如此子。吾願足矣。夫人亦嘉其姪少年英俊。默許爲東牀之選。議待發會公以進士出任。

山西永甯道將挈眷赴任。不捨雲郎。欲攜與俱。使夫人示意於舅曰。雲兒儀表超羣。與蘭兒竟是天生一對。吾欲使骨肉還鄉。重聯新誼。但其年尚稚。不宜以婚事而宴其志。俾與蘭兒共席研讀。以培就將來有用之才。不知可否。暫離膝下。萬公喜曰。雲兒天姿頗不魯鈍。若得姑父誨之。造就未可限量。吾子卽姑子。至與蘭兒婚事。待其年成名立後。修之亦未爲晚。梁公夫婦聞之大喜。遂攜之偕行。以後視雲郎亦如芸蘭。少雲郎一歲。命以兄呼之。蒞任後。相將下幃。讀從此春風座上。惟聞朗朗吟聲。戲彩塔前。但見雙雙燕影。公顧而樂之。曰。年來宦海奔波。精勞神疲。實深寡趣。惟每見膝下一對佳雛兒女。卽覺心地一快。倘天與我以健。雲路歸時。築數椽茅屋於明山媚水間。其樂當更有甚于此時者。

紅芍深院。碧紗映窗。此雲郎與芸蘭下幃之處也。院中雜花生樹。綠柳掩門。亦有亭台池榭之屬。點綴其間。景至幽邃。公治事之餘。卽憩息於此。以檢閱兩兒日課。見其學與日進。極加獎譽。雲郎受公獎譽後。讀益力。勤勤自勵。或恐有負寸陰。以失姑父知遇之明。故自下幃後。不越雷池一步。焚膏繼晷。與雲蘭各自長雄。然偶置身在異鄉。父母遠離。晨昏失奉。蓉妹幼弱。無與爲歡。不覺楚楚心酸。潸潸淚下。芸蘭性和婉。每見雲郎有戚容。卽捲卷邀其至院中散步。或攜手花前拈花引蝶。或飛觴月下弄月吟風。必使雲郎破涕爲笑。而後已。而雲郎亦憐其情感。其意有時鄉思繚繞。悒悒不懌之際。得芸蘭一笑而解。故雲郎與芸蘭之愛情常隨月而增。其熱度嗟乎。豈知不一。二年後。孽果頻來。孽果之因實胚胎于此時也。

第三章 折芍

樑間燕語。簾外鶯歌。蝶夢驚回。春光爛矣。紅芍院內。芍花盛開。金鼎玉盤。迎風拂檻。低昂相映。若不勝其嬌羞者。
 雲郎晨起。啓窗見一玉人。眉峯淡掃。雲鬢低垂。顧影徘徊。香散蓮花之步。流光睇眇。神凝秋水之波。翩躚於芍花。
 叢中。一時花光人面。燦爛十分。不禁失聲訝曰。好一幅鬪豔圖。令人目眩。忽花間玉人微晒曰。雲哥真個對花銷。
 魂耶。細視之。乃芸蘭也。忙以手招之曰。妹何苦來朝曦未上。曉露猶濃。妹體素弱。倘爲寒氣所中。奈何言已。只見。
 芸蘭玉指纖纖。折枝盈把。姍姍而入。顧雲郎笑曰。妹聞花能解語。雲哥榻冷燈青。有此雅玩。亦可破得少許岑寂。
 雲郎亦報之一笑曰。謹謝蘭妹盛意。卽於篋中檢一淺綠色之水晶瓶。出高盈七八寸。精彩奪目。示芸蘭曰。是瓶。
 係兒時。余父授余貯檳榔梅子者。余愛其瑩然如玉。存之不忍捨去。今又得。其用矣。乃將所折紅芍。并作一束。插。
 入瓶中。注以淨水。供於珊瑚几上。春風微動。芬芳撲鼻。旖旎欲仙。雲郎欣賞不置。芸蘭指花笑啐曰。輕骨相。纔經。
 避得風雨。便會粧如醉。欲眠一副憨態。鏡下郎此際一點靈台。爲汝顛倒矣。雲郎粲曰。不憶蘭妹亦嫵雅。諺令人。
 解頤。須知余意並非愛花。實愛贈花之人。故推及所贈之花耳。芸蘭聆至此。兩頰間紅潮頓泛。整衣弄帶。低首不。
 語。一種嬌怯之態。倍增嫵媚。媵媵瓶中。亞花王亦對之斂容減色矣。
 暖日高熏。光線直射玻璃窗。上與淡綠色水晶瓶。碧輝交映。如流五彩霞。花房中宿露。爲熱光所蒸。氣騰騰如吐。
 霧。染袖生香。忽一玉色蝴蝶。穿窗而落於案上。粉翅平鋪。蓋已失其飛翔力。不能隨風高舉。少頃。一雛鬟入手持。

團扇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奪帷四顧巡視良久。詫異曰：狂奴汝有隱身法耶？芸蘭知其所以。目視雲郎。雲郎會意忙從。芸蘭腋下抽巾覆之。芸蘭始軒眉笑曰：慧兒汝兩目炯炯如賊。何現此怪相？慧兒笑曰：婢在院中撲一探花賊。不憶一擊未中。反累婢遍體生津。獲着當寸磔之。芸蘭噴之曰：蟲類雖小。生命則一。似此殘殺。性豈女兒輩所宜有？耶慧兒搖其手曰：小姐不知究竟。是賊煞是可惡。婢尋小姐過芍花叢下。逢此賊迎面來粘於婢之左鬢。如玉釵橫斜。婢以巾拂之。使去。孰知彼高飛巧舞。旋去旋來。鬢爲之掠亂。似有意挑釁者。婢忿極。匿身於檻後。俟其近乘勢突擊之。僅創其翅。彼猶有餘勇。可鼓一驚而逸。婢實欲得之而甘心焉。雲郎笑曰：蝶之戀花。實由花之惹蝶。且天地生物各賦其性。彼口醉花房。夜眠柳幕。傅就何郎之粉。偷來韓壽之香。亦其稟性使然。無如落紅有意。流水無心。可憐如彼多情。反干卿怒。幾致身爲齏粉。何遭遇不幸之甚也？慧兒曰：雲哥謾言諷語。信口開河。爲其左袒。殆有同類相憐之感耶？雖然。儂小姐豈……言至此。芸蘭驟截之曰：小妮子一有汝在。卽覺滿座生風。真可謂長舌之婦。慧兒作急狀曰：今而後吾日處四面楚歌之中矣。雲郎忽以手揭案上之巾曰：吾等徒事爭讓。悶死此中。可憐蟲矣。此時案上之蝶伏于羅巾之下。飽吸蘭脂。香澤傷痕已愈。興緻復濃。巾甫去。卽振翼而颺。洋洋灑灑。繞窗簾數匝。似向芸蘭作謝。芸蘭憑窗送之。其玉面烘于朝霞之中。如荷花映日。何物雲郎終日蓄紗窗下。飽餐秀色。無怪其墮入情網中。至死猶不能解脫也。

第四章 踏月

鶯聲漸老。花事倏頻來。兩伯風師。催此清明節。又是花飛紅雨。之天而彼少小兒。郎方欣此日。芙蓉鏡下。憐我憐卿。猶憶他年。溫柔鄉中。同心同命。何嘗知年華易老。歲月蹉跎。好事多磨。盛筵難再。噫。天地間。縛人最牢者。惟一情字。

夕陽西下。暮色蒼茫。芸蘭日課畢。邀雲郎至院中。登凌虛台。以送此桑榆晚景。台窩數仞。凭欄一望。惟見遠樹含烟。青山如黛。直似一幅絕妙山水畫圖。呈諸眼簾。雲郎對景神往。以手遙指曰。蘭妹。我輩數千里家鄉。皆在雲霧瀾漫之外矣。吾家蓉妹。不知此際情懷。懊喪何似。我本欲乘風歸去。又難忘情於……言至此。頗露嗚咽之狀。芸蘭亦羞澀不安。其時恰當一隻杜宇飛鳴而過。芸蘭對之切齒罵曰。血口兒。只合飲彈死。雲郎笑曰。春去子規啼。干卿底事。何相仇耶。芸蘭曰。大好春光。被伊啼破。竟使高樓怨婦。長吁夜月。三更客邸。愁人怕聽。斷腸一句。是乃不祥之子。妄稱孤忿之臣。不如羅而盡殺之。爲快。雲郎聆至此。雖笑其愚。實憐其癡。心中忐忑。反不知作何語爲之。解說芸蘭見雲郎支頤無語。落落寡歡。心中轆轤亦反不知作何語爲之。慰藉兩情。默默而一彎新月。藏於密密綠柳烟中。似暗窺人之秘密者。

衣單人瘦。燕剪風寒。雲郎悚然曰。蘭妹。此處不可久留矣。乃相與攜手。降步下塔。甫履地。忽慧兒靜悄悄。自後把芸蘭袂曰。小姐。登此高台。不畏大王雄風。攬去作封姨耶。芸蘭不防有人躡其後。驚愕回顧。慍曰。小鬼。頭除惡作劇外。無所事事。看汝作新嫁娘時。可能脫此孩提稚氣否。雲郎笑曰。彼時有了一對一唱一和。勾成一黨。如虎添

翼更將飛起。噙人慧兒、迷迷、笑曰：眼見汝與小姐，竟是一黨，尙不自責，何可責人？芸蘭斥之，以目曰：習來一顧，佞口專會譎言，侮人將來嫁一惡小子，將汝黃口，擰亂矣。雲郎擊掌笑曰：旗鼓相當，奔逢勁敵，鹿死誰手？究未可知。慧兒搖首曰：小姐胸中已藏有十萬甲兵，又得雲哥爲其聲援，婢首尾何能兼顧？當棄甲曳兵而走矣。言已，轉過台後，撩花絆草，穿徑而去。雲郎望之，笑曰：慧兒慧心的是，名能敷實。芸蘭曰：是婢自五六歲時與妹耳鬢，磨妹愛其聰明，恰恹暇時，嘗教其識字，誦詩，未嘗以尋常侍兒目之，故養成其佻儇慣性，不可救藥。雲郎晒曰：強將麾下，豈有弱卒？芸蘭亦不禁嫣然。

少焉，月鉤東上，斜掛於楊柳梢頭。芸蘭與雲郎，踏着月華，款步至假山石傍，倚石而坐。石臨池畔，影倒波中，波平如鏡，與月光反射，燦燦如織錦。芸蘭曰：雲哥，試看漫天星斗，映於池中，幾疑地球爲一水晶體。古人秉燭夜遊，風味過我輩遠矣。雲郎唯唯，循拾一小石子，顧芸蘭曰：蘭妹，視余一石，擊破水中天也。剎那間，石擊水騰澎湃，作響忽藻中，戛然一聲，雙彩禽並翅而翔。芸蘭憐惜曰：好一對合歡鳥，雙棲於此安樂窩中，爲雲哥一無情石擊散。倘慧兒在，又當向人刺刺不休。雲郎詢曰：此鳥名鴛鴦否？芸蘭點首曰：唯。雲郎曰：余在家時，嘗見隣家執綉兒，左手持弓，右手挾彈，遊於蘭汀沙汀，每日飲其彈而死者，不知凡幾。卽此鳥也。芸蘭悽然曰：此鳥日則比翼于飛，夜則交頸而眠，若斃其一，其一亦必自斃。義鳥也。作此孽者，不知應得何種罪過。雲蘭亦嘆曰：刼至倏忽，如風雲頃變，人猶不勝其防。何況於物？古今來英雄豪傑，沉淪於情海者，奚啻恆河沙數。蓋悲樂相循，盈虛有數耳。言至此。

仰首噓歔芸蘭亦有所感一時人花俱寂。

花陰悄悄月夜沉沉忽細細一段歌聲隨風悠揚而轉歌云（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芸蘭訝曰歌聲清澈情景畢肖何處幽人有此雅興雲郎以手前指曰蘭妹隱花叢中非唱歌人來耶芸蘭細視之只見慧兒荷箒攜囊珊珊而來芸蘭忙以手攝雲郎令其勿聲驚行而前潛身於一曲檻後慧兒猶是行歌相答芸蘭俟其行近遽出喝曰大膽妖精兒敢在此地粧腔耶慧兒駭絕顫聲曰小姐幾將婢膽嚇碎倘着驚而病明日誰與小姐編此花枝轎馬祭餞花神芸蘭笑曰始作俑者誰耶其時雲郎亦前視慧兒笑曰此一曲白雪陽春從何處學來慧兒曰此爲昔人所製送春曲明日已刻交芒種節爲祭餞花神之期婢見院中落紅襯地不忍復使之沾泥墮溷故趁此玲瓏月色沿途收拾盛于錦囊之內信步行來不覺信口唱起芸蘭曰然則吾等明日惜花須早起頃夜已深漏聲瀉瀉可告暫別雲郎亦睦其言遂各入室。

第五章 餞花

雲開萬里日上三竿雲郎夢回枕上憶芸蘭昨宵之約即攬衣推枕而起高掛簾鉤以挹爽氣未幾芸蘭翻然入絲衫羅袖光華燦然盈盈笑曰雲哥與耶今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殆天假我等良辰以修韻事詢可樂也雲郎曰花開花謝去歲不異今年人生聚散悲歡今年難卜明歲亦可感也芸蘭恚曰大好良辰又值佳節雲哥何出

此。敗。興。語。雲。郎。曰。憶。去。歲。在。家。時。蓉。妹。晨。妝。甫。竟。倩。余。爲。之。簪。花。於。髮。余。不。忍。拂。其。意。欣。然。許。之。簪。訖。彼。隨。往。園。中。摘。一。小。花。枝。贈。余。爲。謝。不。憶。今。年。際。遠。兩。地。又。與。蘭。妹。嬉。此。春。光。於。異。鄉。客。邸。人。事。遷。移。只。可。作。白。雲。蒼。狗。之。觀。耳。芸。蘭。默。然。忽。慧。兒。闖。入。手。捻。小。珠。花。一。朵。笑。容。可。掬。視。芸。蘭。曰。小。姐。今。日。晨。妝。何。草。草。耶。夫。人。見。小。姐。遺。花。未。簪。責。婢。偷。惰。促。婢。尋。送。至。此。婢。尙。有。許。多。花。圈。不。會。編。就。請。速。爲。小。姐。簪。上。如。何。芸。蘭。心。適。不。樂。聞。慧。兒。言。啐。曰。汝。與。我。亦。非。好。姊。妹。行。誰。憐。汝。如。此。厚。意。現。時。已。辰。未。汝。還。有。工。夫。拋。却。耶。慧。兒。置。花。於。几。笑。曰。小。姐。性。慣。嬌。癡。我。見。猶。憐。不。知。將。來。誰。個。兒。郎。幾。世。修。來。有。此。美。眷。言。已。以。目。睨。雲。郎。而。笑。芸。蘭。紅。顫。漲。破。方。欲。相。詆。慧。兒。疾。掩。其。耳。飛。步。而。去。雲。郎。笑。曰。好。丫。頭。亦。諳。金。蟬。脫。殼。之。計。芸。蘭。恨。恨。曰。吾。終。有。以。報。婢。子。矣。乃。將。几。上。珠。花。拾。起。面。鏡。而。立。舉。手。自。簪。雲。郎。自。鏡。中。見。其。腕。白。如。雪。髮。烏。如。雲。娥。眉。蟻。首。皓。齒。朱。唇。其。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間。閨。秀。罕。有。其。匹。不。覺。一。腔。癡。念。油。然。而。生。芸。蘭。舉。首。見。雲。郎。倚。立。其。後。癡。如。木。鷄。而。眉。宇。間。清。秀。之。氣。不。減。宋。玉。丰。神。不。禁。心。中。又。羞。又。愛。眼。簾。時。啓。時。垂。一。面。菱。花。鏡。中。四。目。往。還。相。視。俱。有。戀。戀。不。捨。之。意。而。窗。外。鳥。語。啁。啾。似。羨。人。之。豔。福。無。暨。者。

俄。而。裙。帶。飄。飄。慧。兒。豔。粧。而。來。手。攜。柳。條。所。編。小。花。籃。一。具。立。於。窗。外。呼。雲。郎。與。芸。蘭。出。芸。蘭。見。慧。兒。以。怒。目。相。視。雲。郎。笑。曰。慧。兒。此。等。粧。束。無。異。散。花。天。女。今。日。與。小。姐。奉。汝。爲。花。國。總。統。領。袖。羣。芳。慧。兒。大。笑。曰。婢。若。攬。得。此。位。當。冊。蘭。花。爲。夫。人。寵。以。專。房。儲。以。金。屋。雲。哥。不。將。爲。相。思。病。害。殺。耶。芸。蘭。聆。其。諷。語。怒。不。可。遏。讓。之。曰。汝。晨。間。

向我嘵嘵猶未汝罪不知痛改頃二罪歸一難汝赦矣乃以一手持其臂一手向其腋下亂擽觸其癢處慧兒畏避欲跌笑不可仰再四哀告芸蘭置若枉聞乃顧雲郎曰君竟作壁上觀耶雲郎爲之緩頰芸蘭始釋手曰汝還敢以舌鋒刺人否慧兒笑曰此後愿拜倒石榴裙下不敢輕試聞威言已攜籃前行芸蘭與雲郎亦舒步以從其後。

一春光盡矣院中落紅點徑色褪香銷慧兒與芸蘭等相率沿徑而行每一花一木因其本之大小而繫以長短旌旄旒爲綾錦紗羅所製迎風招展如揭五色彩絢雲郎顧盼大樂向慧兒籃中取其一面繫於己之襟帶間芸蘭見之笑曰雲哥乃欲與花木爭妍耶雲郎曰一春花事只有此一二小時之勾留別意惚惚此時何啻千金一刻吾等既能行樂於此短促可寶貴之時間不得不自慶而有以誌慶也芸蘭笑曰妹亦不能如蓉妹有好花枝相贈不信雲哥竟能樂以忘憂雲郎笑曰此間樂不思蜀余愛蓉妹之情已爲愛妹之心所奪芸蘭聆此面呈赭色低聲曰雲哥此不經之語不畏爲慧兒所聞將吾輩作打趣料耶時慧兒已穿過芍藥圃冉冉向扶風亭拾級而登而滿院花枝上繡帶飄飄飆招蜂惹蝶芸蘭曰雲哥慧兒已遍繫旌旄憩於亭上又將誦我等落後矣乃相與循徑而往。

一亭如蓋四面清風石徑曲旋小堪容膝芸蘭等俱集其上席地而坐慧兒卽將籃中花與花馬花圈以及時花鮮草所組之杯盤肴饌等類一一檢出依序雜呈以饒花神雲郎見其製作精巧嘖嘖稱羨慧兒笑曰雲哥未免

少所見而多所怪。此種手術。吾小姐殆勝我十倍。猶憶去歲剪紙爲蝶。籤於花枝之上。輕風鼓翅。款款欲飛。不知今歲與誰在一處。學來撒嬌。偷情罍婢。昨晚獨自苦作。不過了草塞竇耳。芸蘭曰。誰能猶有興致。如汝曹小兒女。慧兒笑曰。然則前日老夫人所購百疋錦緞。特爲小姐作嫁衣裳耶。芸蘭展袖而起曰。此番必加汝以重懲。慧兒起避。至雲郎身後。長跽求恕。雲郎爲之解曰。蘭妹此時花神受饒。不可邪竇。罰使歌一短曲爲花神侑酒。以贖此愆。芸蘭應諾。雲郎乃扣指以爲節奏。促其速歌。慧兒婉轉羞澀。不能成聲。然憫芸蘭之威不得已。以袖障面而歌曰。苔褥慵鋪。酒籌倦把。雨絲冷向紅窗。酒數來花訊幾番。過今朝又是春歸也。芸蘭與雲郎俱笑曰。吾等以歌姬行酒餞。花可稱爲千古佳談。花神有知亦足以壯其行。愈兒赧然無何日影西沉。東皇退位。九十日過眼。繁華如幻如泡。閨中兒女皆年少。只解歡娛不解愁。可爲芸蘭主婢及雲郎韻。

第六章 惜影

流光荏苒。逝者如斯。雲郎來自春初。忽焉綠慘紅愁。鶯啼春暮。忽焉涼生暑徂。風送夏殘。至今漁笛衣砧。又報秋聲一片矣。卿卿我我。歲月甜蜜。秋月春花。等閒輕度。孰憶烟水連天。湧劫灰而俱至。以陷芸蘭於傷心酸鼻之境。噫。興盡悲來。冥冥中操此數者。果爲誰耶。

先是芸蘭之母。宿有寒疾。觸寒即發。入秋更甚。而北地風霜。又較南方爲烈。故其衰弱。殘軀受病。亦較昔年爲厲。芸蘭自其母病後。侍奉湯藥。不離左右。紅芍院內。遂疏其迹。雲郎則每日入室。慰問二次。而芸蘭痛其母病。日劇。

心如芒刺。眉黛間重。重愁鎖。無復笑。靨觀人之態矣。
 人去絳幃。烟籠寒閣。雲郎自芸蘭廢讀後。居恆鬱鬱。狀至無聊。而颯颯。秋風常欺人瘦。一日晨起欲讀。忽兩目暈眩。膚膺如炙。不得已乃復倒牀而臥。是日也。芸蘭見雲郎日中未入。訝之。使慧兒往探其故。慧兒至其室。見其銀鈎未掛。錦帳猶垂。不甚詫異。及揭帳。只見雲郎方擁被蒙首而臥。乃倚坐其傍。以手撼之。曰。日向午矣。何貪眠至此。雲郎朦朧間。出首。睜目而視。意甚慵懣。慧兒笑曰。黃梁已熟。君夢猶未醒耶。雲郎微聲曰。偶爾失慎。爲寒氣所乘。遂以不支。慧兒駭曰。雲哥不愉耶。胡不使小姐知。延醫診治。雲郎曰。余體素強。諒彼二豎不致能久爲虐。汝小姐日處愁城。倘聞余病。愁必愈增。余何可以微恙而增小姐以重憂。慧兒曰。婢實受小姐之命而來。然則將何以反命。雲郎央之曰。汝有蘇張之辯。必能爲我諱。此區區慧兒笑曰。雲哥對於小姐。憐愛之情。幾無微不至。倘異日與小姐緣偕。鸞鳳閣房之樂。必殆有甚於畫眉者。雲郎見慧兒柔情繾綣。意綿綿乃自衾中執其手曰。好丫頭。我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教你。疊被鋪牀。慧兒羞容被面忙退。其手曰。癡郎不畏垣墻有耳。耶。婢謹將此兩句好詞。記着。俟老夫人愈後。讀與小姐一評。雲郎笑曰。慧兒汝忘。芒種日。余爲汝再次解圍之惠乎。慧兒噙之曰。以惠挾人。其心不善。矣。調笑間。忽壁上時鐘。鐘碎然。一響。慧兒移步而起曰。婢當去矣。留此過久。恐小姐望眼欲穿。言已珍重而去。

朔風敲戶。寒月窺簾。孤館中榻冷衾單。一燈如豆。雲郎爲病魔所擾。不能成寐。聽四壁唧唧蛩鳴。如怨如訴。不覺

一枕鄉心淒涼欲絕浩歎間忽芸蘭悄然入淚痕橫縱翠黛低沉其形容之憔悴顏色之枯槁如三秋落木雲郎原不欲自傷以傷芸蘭今驟見其可憐之態幾欲失聲而泣芸蘭見雲郎病骨嶙峋人與黃花俱瘦雖僅一日之遠覺有萬縷愁腸一時難拈其頭緒欲言而無可言者乃斜倚銀瓶而立以巾拭淚淚下如絲巾爲之沾透良久始悽然曰雲哥何清減如許耶雲郎止泣應曰小有不適無足介意勞妹冒此清夜嚴寒移玉垂視心實不安言頃芸蘭已至榻前以手俛其額微嘆曰妹自老母病後烏私之情不能自己遂與雲哥形影遽疏然每念窗下青燈蕭郎獨自心常戚尤恐秋風多厲易犯愁身故與雲哥覲面時恆以努力自愛強飯加餐爲雲哥勸以雲哥恆弱難與病魔作戰不憶今竟爲其所困矣芸蘭言至此不禁悲從中來襟懷問淚珠兒如梨花戰雨雲郎心亦如沸鎮定良久強慰之曰妹心碎矣妹神勞矣妹形影俱瘦矣猶不強意以保重千金之軀試問妹深閨弱質能有幾許精神以供消耗不亦將墮於此境耶妹爲人憐而不爲自憐不亦大癡耶芸蘭拭淚曰老母慈躬未愈雲哥又染清疾慈幃絳帳間妹甯有一毫樂趣耶雲郎解之曰姑母性養溫和必享上壽余受病甚淺可勿藥而痊逆來順受爲處變之經願妹思之而自解頃夜深矣寒氣欲凝妹曷歸寢芸蘭亦恐其母醒來服藥一聲去也慘然遂別忽聞窗外風號雨淅之聲喧擾不已來時月朗稀星景象頓爲烏有風雲叵測天猶如此人之禍福不常豈能預料於旦夕哉

第七章 萱凋

病懷。怛。悼。瘦影。清。耀。半月。來。茶。竈。藥。鑊。雲。郎。遍。嘗。此。中。滋味。矣。芸。蘭。爲。母。憂。復。爲。雲。郎。憂。芳。心。寸。碎。愁。緒。萬。端。鏡。裏。朱。顏。爲。淚。珠。兒。滌。盡。作。敗。灰。色。迨。至。秋。末。雲。郎。漸。漸。戰。退。病。魔。試。步。而。起。芸。蘭。之。懷。始。稍。懌。無。如。厄。運。既。臨。傷。心。恨。事。着。着。緊。逼。不。容。少。縱。雲。郎。病。起。未。久。老。夫。人。病。忽。轉。劇。遂。復。陷。芸。蘭。於。無。可。奈。何。之。境。

芸。蘭。之。母。病。自。秋。初。家。人。咸。以。爲。曩。年。舊。恙。不。足。爲。害。芸。蘭。亦。然。之。不。憶。一。病。淹。綿。時。差。時。否。遲。之。至。今。竟。成。重。疾。一。時。遠。近。名。醫。延。之。幾。遍。醫。者。咸。言。年。耄。血。枯。病。根。深。種。難。以。爲。力。芸。蘭。聞。之。心。如。刀。割。常。於。無。人。處。仰。天。而。號。老。夫。人。見。所。服。之。藥。如。石。沈。海。自。知。不。起。心。中。只。以。芸。蘭。幼。弱。性。且。嬌。怒。他。日。難。得。繼。母。之。歡。爲。念。一。日。雲。郎。立。於。牀。前。向。芸。蘭。問。病。者。狀。芸。蘭。只。知。搖。首。墮。淚。雲。郎。即。倚。坐。其。側。委。婉。進。勸。憐。惜。之。情。發。於。言。表。老。夫。人。見。之。頗。露。快。愉。之。色。顧。雲。郎。良。久。嘆。曰。雲。兒。吾。恐。不。及。見。汝。與。蘭。妹。成。立。也。汝。來。吾。家。吾。以。子。視。汝。汝。姑。父。愛。汝。才。華。早。認。汝。爲。乘。龍。快。婿。蘭。兒。終。當。歸。汝。家。吾。年。逾。半。百。死。非。不。壽。第。以。難。拋。蘭。兒。一。塊。血。骨。今。見。汝。與。其。相。愛。如。同。胞。妹。吾。心。安。矣。雲。郎。感。激。哀。慟。心。滋。戚。戚。芸。蘭。則。更。涕。不。可。仰。老。夫。人。亦。掬。其。未。乾。之。淚。如。走。珠。蓋。芸。蘭。平。日。於。其。母。病。榻。前。雖。襟。袖。間。淚。痕。時。濕。然。從。不。使。其。母。見。今。聆。其。母。酸。楚。之。言。悲。梗。填。胸。忍。無。可。忍。一。聲。痛。也。咽。鳴。之。聲。如。半。夜。鶻。啼。雲。郎。此。時。既。無。語。以。慰。其。姑。之。痛。復。無。策。以。節。芸。蘭。之。悲。不。禁。幾。行。紅。淚。奪。眶。而。出。一。室。之。中。楚。囚。相。對。淚。如。傾。河。焉。

日。催。朝。露。風。捲。殘。雲。老。夫。人。之。病。愈。趨。愈。篤。漸。呈。危。狀。亦。如。朝。露。殘。雲。去。盡。時。甚。近。但。心。中。猶。清。醒。不。亂。自。知。無。

多日彌留。遂令雲郎亦廝守於此。雲郎侍疾之第二日。時交子夜。忽老夫人大噎。雲郎自夢中驚覺。見雲蘭和衣斜臥於其母之傍。猶以手爲其母揉摩病骨。時室中燈光爲燈花結所障。不明不滅。雲郎忙剔燈而起。只見老夫入兩目直視。呼吸高促。不覺大駭。欲泣。雲蘭見雲郎張惶失色。顫聲曰：雲哥，吾母何似？雲郎不暇答。卽低聲喚。慧兒起曰：速請姑父入。慧兒情知有變。忙拔關出。須臾席公恐怖而至。見狀。跌足大慟。雲蘭始知其母臨危。乃抱其母號。一時聲哀大縱。家人盡起。於室外焚化紙錢。煙灰飛舞之頃。忽老夫人噎頓止。徐振其微弱之音曰：蘭兒：吾捨汝矣。吾歿後。兒勿過哀。傷身以益汝父之痛。汝父慈愛汝。必能視汝如吾在時也。雲蘭泣血受命。老夫人復注目視雲郎。欲言而氣已不續。微聞空中。嗚管悠揚。老夫人遂羽化而逝。笑顏如生。雲蘭猶痛呼曰：阿母……阿母……嗟乎。慈顏尙在。已不能應兒之嬌喚矣。樹欲靜而風不息。悲哉。

第八章 傷離

歌興。雍露。風冷。萱。幃。雲蘭追念其母音容。無日不以眼淚洗而雲郎爲死者。弔尤爲生者。憐。每見雲蘭撫棺。啜泣不覺。呆立其傍。悽然淚下。而雲蘭恆悲至極時。見雲郎淚零容動。反自遏其悲。以慰雲郎。蓋兩情相感之深。已有休戚與共之概。然愛之至深者。常爲恨之最酷。造化弄人。率皆如是。誦紅豆村人（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句。不禁爲雲蘭與雲郎危。

雲蘭自其母歿後。雖失其天倫之樂。然得雲郎朝夕與之相伴。亦可借此愛情。魔力。割去心頭煩惱。光陰似箭。瞥

眼、月、餘、雲、郎、忽、得、其、父、書、謂、不、日、北、上、致、奠、其、姑、蓋、雲、郎、之、母、以、雲、郎、久、離、膝、下、慈、懷、嘗、惜、念、不、已、計、聞、後、即、速、其、父、北、來、一、則、以、弔、一、則、藉、以、攜、雲、郎、歸、故、其、來、也、雲、郎、不、得、不、與、之、俱、去、芸、蘭、又、增、此、一、段、離、愁、前、途、苦、况、更、不、堪、設、想、矣、

素、車、白、馬、一、束、生、芻、千、里、躬、臨、遙、作、弔、客、及、門、則、一、片、喪、旛、高、懸、簷、際、入、室、則、一、星、幽、火、冷、照、靈、牀、年、邁、鰥、魚、身、衰、色、慘、零、丁、弱、女、淚、盡、聲、嘶、史、公、觸、動、姊、妹、連、肝、之、情、亦、未、免、頻、揮、老、淚、弔、死、慰、生、勾、留、數、日、即、便、辭、去、雲、郎、從、歸、之、言、亦、遂、發、表、於、梁、公、之、前、公、亦、以、其、骨、肉、久、疏、不、事、強、留、歸、期、遂、定、

行、裝、草、草、行、色、惓、惓、雲、郎、之、父、與、辭、後、期、以、翌、晨、首、途、即、命、雲、郎、檢、典、行、篋、雲、郎、聞、命、惶、駭、失、錯、憶、此、番、別、去、蘭、妹、必、將、更、無、聊、奈、愁、上、加、愁、瘦、削、香、肩、怎、能、擔、負、然、以、父、命、綦、嚴、歸、期、迫、切、雖、心、緒、如、麻、亦、不、得、不、勉、強、鎮、定、乃、廢、然、入、室、收、拾、瑣、細、事、甫、竣、而、黑、影、上、窗、天、氣、昏、昏、欲、暮、矣、一、燈、如、豆、黯、然、魂、銷、忽、聞、履、聲、細、碎、達、於、室、外、移、時、排、闥、而、入、者、則、爲、芸、蘭、雙、目、盡、赤、隆、起、如、桃、一、見、而、知、其、爲、曾、灑、千、行、血、淚、之、淚、人、兒、雲、郎、驟、見、之、心、中、如、受、猛、烈、之、刺、激、酸、楚、不、可、言、狀、而、芸、蘭、愀、然、相、對、竚、立、無、語、其、意、若、深、恨、雲、郎、之、無、情、者、雲、郎、度、其、必、已、知、歸、耗、乃、以、父、命、告、芸、蘭、仍、默、默、無、一、言、惟、時、作、長、歎、之、聲、與、壁、上、時、鐘、相、酬、答、明、月、不、知、離、別、恨、夜、深、徧、上、紙、窗、來、芸、蘭、遽、出、一、紙、授、雲、郎、曰、雲、哥、別、矣、客、途、珍、重、言、已、慘、然、而、去、嗟、呼、無、言、之、悲、不、哭、之、痛、蓋、其、悲、痛、之、深、有、非、言、所、能、盡、哭、所、能、洩、也、哀、哉、

芸蘭既去。雲郎卽于燈下折其所授之紙視之。則爲其姍姍倩影。玉容爲淚光所染。成模糊黯淡之色。雲郎把玩再四。意良不忍。乃伏案前。濡筆和墨。疾書一函。以寫其意。以便明日與芸蘭留別。書畢。乃倒牀而臥。宵殘露靜。短夢迷離。無那鷄聲。又報曉籌三唱矣。金烏東上。簾影搖紅。雲郎豁然而起。則僕馬候門。催人載道。雲郎乃從其父入內辭其姑父。欲覓芸蘭作別。而不可得。見慧兒慘立其傍。乃以夜間所作之書與之。囑其轉致芸蘭。俄而祖帳陳焉。驪歌高唱。一帆風助。直詣中流。望南浦之悠悠。雲郎之心不禁與之俱蕩。

惜別有心。駐郎無計。雲郎之別也。芸蘭不忍與之見。故甯隱泣深閨。終不一出。迨雲郎既去。慧兒始持簡入芸蘭接閱。只見墨痕淚跡。錯雜紙上。未視內容之先。卽知其爲一幅斷腸箋也。乃抽簪啓緘而讀之曰。

嗟乎。蘭妹。今與妹別矣。蕭郎歸去。鴻爪難留。絳帳燈寒。春風座冷。雖然雲豈忍與妹別哉。特以父命綦嚴。行裝迫切。雖與妹有難別之情。終不能得不別之勢耳。雲來自春初。姑父以姻婭之愛。不棄鶩鈍之才。使與妹共席研讀。同沐化雨。鴉侶鳳儔。嘗以不類而自愧。而妹反曲盡憐惜。相親相倚。有逾骨肉。雲雖不敏。不禁抽絲自縛。嗟乎。蘭妹。猶憶拆芍。贈我對鏡憐卿。此情何濃耶。攜手花前。登台月夜。此樂何極耶。不憶烟水連天。秋風。倏至。姑母忽疾中膏盲。靈萱遽萎。情遷景變。往事遂不可追矣。雲愁腸萬縷。一日九迴。以妹孀弱。質何能膺此大難。故嘗強爲歡顏。以自慰而慰妹。蓋能知妹愛我之深也。嗟乎。蘭妹。孰知愛之至深者。恆爲恨之最烈。碧翁妹才不使我等常此愛戀。而徧阨我等。以別離薤歌之痛。未已。驪歌之怨。遽與余固知此時妹

之中懷。但悼有非言語所能名其狀者。我欲爲妹慰。亦覺無語可伸矣。雖然。此暫別耳。妹亦不必哀之過深。且不可哀之過深。蓋古語云。過哀傷身。吾與妹既爲精神上之愛情。則不至因形體之聚散而易其作用。且來日方長。歡猶未艾。何必者。番紅豆相思。至成形成。如鶴瘦。妹其勉之。雲郎臨別贈書。

纏綿懇摯。慰藉情深。芸蘭持書且讀且感。且感且泣。一幅戀箋。讀未竟。已爲淚痕濕透矣。慧兒曰。雲哥勸小姐努力自愛。小姐胡猶悲不可止。過悲爲致病之由。小姐亦當體貼雲哥愛惜之意。芸蘭點首嘆息。然終難制其傷心之淚。

第九章 還鄉

樽前白髮。身後青山。富貴。原人間之夢。功名。等海上之鷗。此種關頭。非達人不能參透。芸蘭雖一弱女子。靈根慧性。不讓鬚眉。痛萱草之凋殘。他鄉寄襖。憐靈樁之衰邁。宦海勞形。而雨箭風刀。嚴追緊逼。歡娛銷盡。憂患疊生。常爲其父勸曰。父老矣。仕途險惡。吾家亦有數畝田園。可耕而食。何必碌碌於霧塵之中。而爭此過眼繁華爲公嘆曰。芸兒之言是也。吾自汝母謝世。日就頹唐。風燭殘年。何堪搖曳。吾亦久欲掛冠歸里。拄杖青山。以樂此桑榆晚景。今不難從兒之願也。公志既定。遂擇日交卸。攜芸蘭扶還鄉。時在春初。距公舊年赴任之日。整整一歲。公性廉潔。自好。與喜賓客。致仕後。宦囊所餘無幾。乃盡遣奴僕。惟以老蒼頭從焉。雲路初回。鄉園重到。菊開三徑。酒暖一樽。公歸來後。卽爲芸蘭之母卜佳城於月湖之濱。顧家事煩瑣。而一己之

精力不逮。遂復娶某氏女爲繼室。以襄理內政。無如女性驕奢。不諳家務。家務反因之廢弛。公忿甚。始悟續娶之非。乃闢其廬後隙地一畝。編竹爲籬。結茅屋數椽而居之。曰以栽花自遣。半年間。奇枝異草。芬芳林立。大以蘭爲最盛。因自號爲素心園主人。復於園之西營一小閣以居。芸蘭卽挹香閣焉。芸蘭知其父以繼母故。悒悒不樂。恆依膝下。曲意承歡。公至是益愛之。芸蘭亦以南歸後其舊日良伴如鶯兒。桂香。佩秋。梅影等。不時往還。閨閣之中。不似在河北時寂寞。其思母之痛。乃因之少減。

芸蘭諸友之中。交情以與梅影爲最密。梅影性喜靜。嘈雜之場。爲其足跡所不輕至。卽其家人平居時。亦不易見其言笑。芸蘭深重之。相親如姊妹行。嘗與之剪燭情話。徹夜不眠。各吐肺腑。衷互相嗟怨。芸蘭每言及與雲郎愛情之懇摯。及其母臨終之遺意。而今別後之相思。梅影不禁爲之扼腕。而梅影每憶及己之身世。嚴父早歿。兄亦見背。門庭冷落。家中惟孀母寡嫂。是依。傷心之淚。時披於兩頰之間。芸蘭見之。亦不禁爲之嘆息。故芸蘭與梅影親密之介紹。雖緣於性情之相投。而性情之相投。實基於境遇之契合。

梅影之宅。距素心園僅里許。芸蘭相憶時。輒使慧兒走招之。此短途中。無日不見其梅影往還。然相見時。愁顏相對。各抱悲觀。佻儻如慧兒。亦遽易其慣性。異哉。境遇厄人。竟有如是其酷。梁公亦以梅影性沉靜。愛之如家人焉。

第十章 春感

飛紅一色積翠千重。無限春光。又回大地。彼嬉春兒女。顧影翩翩。拾翠踏紅。行樂惟恐弗及。乃有高樓怨婦。夢斷

遼西反惱春色無端撩人緒亂蓋其所處之境地各有不同故其所受之感想亦各異芸蘭方兀坐窗前支頤凝思忽慧兒入請曰小姐節逢三月花好十分胡事終日兀坐負此良辰婢已邀鶯兒桂香等俱至矣芸蘭慍曰蠢才寧不知吾不樂與彼等放誕兒周旋耶慧兒曰婢至梅影小姐處見其立於花前隕淚愁苦不堪故未偕之來言未竟忽一片喧笑之聲鶯兒等已入自簾外芸蘭起迎曰來者僅汝兩人乎佩秋姊姊安往鶯兒笑曰佩秋耶渠已於上月往雲夢爲其舅祝壽頻行時曾與吾等至此告別汝獨折柳條數枝作贈爲日無幾那便忘却吾觀汝終日峨眉含怨蟬鬢工愁無乃心中別有所思憶耶吾今問汝何所思問汝何所憶芸蘭赧然曰余素健忘何相責之過深桂香笑曰柳陰中輕風送暖正彼輩得意濃時故不時釐其如簧之舌芸蘭粲然鶯兒悲曰桂姊汝何反爲彼助桂香曰吾等俱係好相識豈可有彼此之分耶鶯兒搖首曰不然彼之視吾等不如梅影遠甚言間梅影忽揭簾入桂香望之笑曰瀟湘妃子至矣雙背瑩然不知又償幾許淚債梅影以巾拭其目曰途中爲纖塵所昧此時猶覺瞑眩鶯兒曰今日天氣甚佳又得梅妃惠然肯來吾擬相率至抱冰堂一遊以瞻覽錦繡春城中盛景不審衆意如何桂香首先表示同意并以目視芸蘭要其讚許芸蘭不得已從之梅影以衆意難違乃相與連翩而出登車載道

抱冰堂爲張文襄公總督兩湖時所建以與鄂州人士優遊之地勢依山附郭與晴川黃鶴二樓遙寺相望風景佳麗爲鄂垣名勝之冠芸蘭等行抵其地乃捨車相挈而登山徑曲旋高尺許之小冬青密掛左右翠色欲滴

轉至山腰。只見滿林桃花灼灼如千層錦浪。萬里紅雲。踽躅其間。幾疑誤入武陵仙境。此時鶯兒最豪。已探得數株。自結其一。以所餘分贈桂香等。桂香捻花前指曰。吾儕可直搗山麓。攀藤葛而上高峯。藉以想見當年方城漢水之牢吳會。天府之險。梅影曰。吾已倦極。急欲覓息地。實難相從。芸蘭曰。上面風勁。吾體素弱。恐不能禁。願與梅影候汝等於桃花樹蔭下。鶯兒笑曰。花下狂蜂浪蝶甚夥。不畏彼誤認桃花人。而耶。芸蘭曰。十日所視之地。非閨闈可比。勿令人笑吾等放蕩。鶯兒拉桂香手笑曰。吾等曷去毋。洞彼誠實君子。言已掉頭相與披蒙茸而登綠茵。滑膩紅樹。低昂芸蘭見鶯兒與桂香他適。乃與梅影席地而坐。香風徐徐浸入心脾。令人如醉少頃。梅影倦態欲眠。芸蘭曰。姊何憊甚。梅影蹙額曰。日來嗽疾大作。夜間恆不能安神。靜臥心頭枯燥。已極。蒲柳之姿。朝不保夕。恐與妹聚日無多也。芸蘭惻然曰。姊猶有老母寡嫂。在千金之子。担負非輕。胡不加意保重。梅影嘆曰。余何嘗不知此。但心中偶有感觸。卽覺鬱悶不堪。以致二豎乘間而入。今晨慧兒至我處。余方徘徊後院。見院中姹紫嫣紅。俱欣欣有驕人之態。不禁自傷。淚落乃以鉛筆書春感詞於日記上。甫竟一首。慧兒忽至。余卽撥筆詢汝近狀。慧兒見余淚痕猶濕。不答而去。余恐汝有不擇忙入室。理妝訖。逕來汝處。不期彼等亦在彼等方如春至之花。薄命如吾者。何能與之同調。而歌言已。乃於懷內出其日記中所作春感詞以示芸蘭。詞云。

春風送暖遍天涯。點染春光豔麗加。底事傾城好顏色。反教薄命不如花。

一腔悲憤滿紙辛酸。芸蘭閱至。薄命不如花句。點首嗟嘆。默憶去年此時。吾父宦遊河北。聲威炫赫。吾母慈躬甚。

健。憐。恤。有。加。終。日。與。雲。郎。青。梅。竹。馬。形。影。相。隨。而。今。事。易。情。遷。生。離。死。別。繼。母。不。賢。老。父。多。病。重。重。孽。果。接。踵。而。來。不。知。此。身。將。來。作。何。了。局。反。不。如。此。花。猶。有。一。年。一。度。之。好。景。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不。覺。芳。心。寸。碎。涕。淚。縱。橫。亦。抽。筆。書。詞。一。首。於。其。後。詞。云。

同。駐。人。間。遇。不。齊。閑。愁。嘗。墜。鬢。雲。低。臨。粧。不。忍。窺。鸞。鏡。怕。見。年。華。甫。及。笄。

書。畢。還。示。梅。影。梅。影。且。誦。且。泣。不。忍。釋。手。忽。空。中。一。片。花。飛。似。知。人。之。傷。心。而。陪。墜。幾。行。血。淚。者。嗟。乎。同。病。相。憐。豈。不。然。哉。有。頃。鶯。與。桂。香。氣。喘。喘。而。至。曰。倦。遊。矣。曷。如。歸。去。芸。蘭。與。梅。影。遂。收。淚。而。起。驅。車。俱。歸。

第十一章 葬花

花。開。花。謝。春。至。春。歸。舊。恨。新。愁。欲。拋。不。得。鸚。鵡。不。知。人。緒。亂。隔。簾。猶。誦。餞。春。詞。芸。蘭。正。在。手。托。香。腮。無。端。煩惱。之。際。忽。一。尖。銳。之。音。浪。傳。于。耳。膜。細。辨。之。乃。知。其。爲。簾。外。鸚。哥。誦。芸。蘭。去。歲。在。紅。芍。院。中。新。月。初。上。時。與。雲。郎。共。坐。於。假。山。石。畔。所。聞。之。遺。曲。蓋。此。曲。爲。慧。兒。昔。日。所。常。唱。故。鸚。哥。學。熟。物。靈。性。敏。今。見。園。中。花。飛。紅。雨。不。禁。朗。朗。高。誦。芸。蘭。聞。此。情。懷。爲。之。一。動。復。聞。慧。兒。叱。聲。曰。綠。衣。兒。汝。再。弄。舌。卽。喚。狸。奴。來。將。汝。撕。碎。嗟。乎。人。意。已。隨。春。意。懶。何。堪。重。聽。儂。歌。往。事。已。成。陳。迹。前。途。漸。生。險。狀。不。堪。回。首。何。可。追。歡。此。時。芸。蘭。之。心。不。知。感。傷。何。似。也。

傷。心。有。淚。排。愁。無。術。獨。倚。窗。前。孤。另。誰。訴。忽。慧。兒。持。紅。箋。入。云。爲。黃。家。女。僕。遞。至。芸。蘭。拆。而。閱。之。則。爲。鶯。兒。所。訂。之。請。帖。并。書。佩。秋。桂。香。等。立。候。芸。蘭。以。佩。秋。久。違。且。素。愛。其。秉。性。渾。厚。無。驕。肆。氣。乃。欣。然。乘。輿。而。往。至。則。鶯。兒。已。

倚閨而望。笑迎曰：余固知汝來之速。芸蘭曰：聞佩姊歸來，急欲一見，以敘渴別，乃相與攜手而入。迨至後堂，只見佩秋與桂香侃侃而談。佩秋見芸蘭至，即起與之爲禮。曰：蘭妹別來無恙耶？余方昨日抵家，今晨欲踵府拜謁，不期至此。爲鶯妹強留，慚甚。芸蘭謝曰：姊姊風塵疲頓，何敢有勞玉趾。言至此，桂香忽自後以手持其坐，曰：既屬至交，何猶未脫客氣？芸蘭曰：久別驟見，不覺忘情耳。佩秋亦就坐，復詢梅影近狀。芸蘭曰：彼之生涯，不是愁中，卽病中。似此旦戕伐，恐牛山之木不能常美也。佩秋嘆曰：要皆積憂所致，煞是可憐。言間，鶯兒適自內出，以一錦箋授芸蘭曰：余今日備有薄餞，爲佩姊洗塵。吾儕中惟梅影不在，殊屬缺然。非蘭姊函邀，難保其必至。請卽就案一揮，以便遣僕往召。芸蘭曰：可毋須此。汝但命僕以佩姊返梓，信告彼必不俟駕而行。鶯兒強之曰：汝一字值千金。耶。芸蘭不得已，就案略書數語與之。忽桂香視壁間所掛之日歷，訝曰：不意今日竟是佳節。鶯兒忙問其故。桂香以手指歷榜之，小字曰：此非芒種二字耶？鶯兒視之，喜曰：節好人圓，可稱盛事。大不易得。桂香倡曰：今日之筵，可設於花下。一爲佩姊洗塵，一爲東皇祖餞。豈非一舉兩得？鶯兒稱善。芸蘭聞此，形容立變，俯首低回，如癡如醉，欲便辭去。又恐難脫，彼等糾纏無可奈何，只得忍住，瑩瑩欲滴之淚，不時而墜。偷酒有頃，一僕入，反命曰：梅小姐已臥病二日矣，恐不能至。衆皆驚嘆。芸蘭更是心如刀割，隱痛難熬，幾欲破壁飛去。俄而華筵開矣。鶯鶯燕燕笑語，噉噉何嘗知座中尚有一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之可憐。人哉！斯人爲誰，厥爲芸蘭。是此時，芸蘭雖處此境，亦不得不強展眉頭，周旋其間。迨至肴核既盡，杯盤狼藉，主人歡竟，客不可留，卽首先致。

謝而行歸來後。日影橫窗遲遲欲下矣。

茫茫香海深千尺。寂寂春光又一年。慧兒原知今日爲春季之最末一日。恐芸蘭觸去。去年情景。又生悲感。故將祭饒花神一切韻事。概不提。起及芸蘭往黃家去後。閑坐無聊。見園中各色落花。重重疊疊。鋪地成錦。不覺一團兒女心腸。憐惜不已。乃沿途掃積堆於池邊一小山坡下。迨至夕陽斜照。晚風忽緊。恐彼墜粉殘紅。復爲封氏捲去。乃以素絹作囊。攜之而出。欲貯而投於池沼之中。以還其清白之質。行至山坡之後。只聽淒淒一段嗚咽之聲。且吟且哭。愈吟愈痛。益益悲心中大駭。卽止步。靜立細聽。其哭曰。

總爲傷春怕倚闌。花飛人去杳雲端。平添薄命飄零感。頓觸離懷拋捨難。綠樹鷓鴣還惜別。粉牆蝴蝶自成團。斜陽滿地誰相問。獨把金鋤淚暗彈。

何苦聰明具秀姿。無言都是斷腸時。卷簾意懶春初瘦。墮地聲輕夢未知。瑤瑟淒清悲自語。玉塔迢遞繫相思。難拋最是心頭恨。怕見東風畫卷幃。

慧兒立聽既久。始知其爲芸蘭不覺一聲長嘆。蓋芸蘭自黃家歸來。憶及去年此日。一盛一衰。迥隔天壤。而梅影又爲病魔所絆。一腔幽忿。無從發洩。入門時遙見山坡下一堆殷殷如血之落片。不覺痛倒。乃就地拾一小花。鋤踵至其地。於山坡之傍。擇一塊淨土。掘一方小穴。欲效林顰卿葬花故事。默念己身父衰母歿。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薄命與顰卿如出一轍。然顰卿猶有一知音之寶玉。與之終身厮守。而余與雲郎。關山修阻。長賦別離。則余之

命不亦較。顰。卿爲尤薄。思量至此。傷心曷極。乃信口成落花吟二首。以自哭。忽聞其後有人嘆息。回首一望。只見慧兒手攜素囊一幅。關心之淚。簌簌而下。忙問曰。慧兒。汝攜囊而來。爲收此豔骨耶。慧兒點首。於是主婢納花囊中。置於穴內。是後以土覆之。壘然如小塚焉。

第十一章 落梅

性。情。相。投。芝。蘭。同。臭。人。生。最。難。得。者。莫。如。己。芸。蘭。自。其。父。棄。官。後。繁。華。散。盡。只。餘。一。股。辛。酸。之。氣。含。之。胸。中。昔。年。閨。閣。良。朋。要。皆。身。安。富。貴。與。之。俱。有。格。格。不。入。之。勢。惟。梅。影。能。同。病。相。憐。而。彼。蒼。蒼。者。復。陷。之。以。多。病。卒。使。五。月。江。城。遽。悲。梅。落。天。道。何。酷。哉。

愁。根。深。種。病。端。遂。伏。梅。影。之。病。純。由。頻。年。憂。患。積。鬱。而。成。故。其。未。病。也。自。知。其。必。病。既。病。矣。自。知。其。必。死。蓋。有。感。夫。門。庭。之。冷。落。身。世。之。飄。零。薄。命。孤。身。將。來。定。無。良。好。結。果。反。不。如。一。死。之。爲。快。今。歲。春。初。自。覺。呼。吸。不。舒。恆。終。夜。作。嗽。家。人。咸。以。爲。寒。疾。及。至。經。久。不。愈。面。龐。兒。漸。瘦。如。削。其。母。始。憂。之。恐。其。成。爲。憂。思。過。度。之。癆。疾。延。醫。問。卜。幾。無。不。至。梅。影。拒。曰。母。乎。……樹。根。草。皮。不。足。以。療。兒。之。疾。實。徒。增。兒。心。中。一。番。苦。味。耳。其。母。慟。曰。梅。兒。汝。支。離。如。此。倘。有。差。池。將。來。誰。爲。我。收。此。一。塊。老。骨。不。將。聽。之。委。溝。壑。耶。梅。影。涕。泣。曰。母。亦。毋。憂。是。皆。有。命。非。人。力。所。能。強。求。然。或。者。吾。父。在。天。有。靈。念。及。家。中。尙。有。老。者。孀。者。無。人。事。奉。冥。冥。中。挽。回。兒。之。壽。命。亦。未。可。知。其。母。無。奈。輒。暗。央。芸。蘭。勸。其。自。慰。無。如。芸。蘭。與。梅。影。皆。爲。一。樣。傷。心。之。侶。相。見。間。愁。人。說。愁。其。愁。愈。甚。芸。蘭。既。無。以。慰。梅。影。梅。

影亦無以慰芸蘭。惟各掬一場同情之淚而已。

芸蘭自梅影病後，情益無聊。幾欲與之俱病。一日往探其家，見鶯兒桂香佩秋等俱在。鶯兒方坐於几傍，衆皆環立其後。注目而視，梅影則臥牀，瞑目靜聽。及芸蘭入，衆皆不覺。芸蘭乃悄然立於衆人之後，只見鶯兒以手執牙籤，筒亂搖，須臾一枝應手而墮。衆爭視之，得「∴∴∴∴」下著云：江城五月落梅花，相視之下，衆皆失色。芸蘭自後拾其籤，擲之於地，曰：汝等猶不能脫迷信耶。衆見芸蘭咸訝曰：汝何無聲無臭而來。芸蘭笑曰：汝等皆爲黃家巫婆兒所迷，故不覺吾之至。鶯兒曰：今日四月八日爲佛爺誕辰，吾欲爲梅姊一卜病兆，以定禍福。芸蘭曰：禍福之機，人爲萬物之靈，猶不能預料，何況於淫昏之骨衆始釋然。

陽驪日永，羽扇葛衣，寒往暑來，節方盛夏矣。梅影之病與日俱增。至五月中旬，氣息微微，一絲僅屬。芸蘭幾無日不至其家探視。一日梅影執其手，嘆曰：不意與妹相聚之緣，其慳若是。早知如此相逢，何必曾相識，致使悠悠泉路之中又多增余一層牽掛。芸蘭聞此細味其言，潛然淚下。良久強慰之曰：姊乎……胡作是想。姊之病若能清心靜慮，掃除煩惱，不難漸生轉機。梅影搖首曰：難矣。復移芸蘭之手撫其胸曰：余之所以一息未停者，僅心頭尙有微溫耳。芸蘭覺其心頭躍躍如鹿，撞知其餘火歸心不久，常同歸於盡。乃密告其嫂，爲之治理後事。

雲開曉霧，鵲噪朝曦。芸蘭晨起就盥，忽慧兒張皇入，顫聲曰：梅影小姐家媽媽來請小姐速往。芸蘭跌足嘆曰：梅影危矣。乃草草理粧，訖卽雇輿直抵其家。方至室外，卽聞其母若嫂哀泣之聲，不覺酸心刺鼻，洒淚而入。見梅影

仰。牀。僵。臥。目。猶。未。瞑。若。有。所。待。其。母。見。芸。蘭。至。向。梅。影。大。號。曰。梅。兒。……汝。心。頭。最。愛。之。友。至。矣。兒。胡。不。省。耶。言。已。忽。梅。影。轉。目。視。芸。蘭。竭。力。振。其。若。斷。若。續。之。音。曰。蘭。妹。……別。矣。……一。生。知。己。緣。盡。如。斯。妹。若。不。忘。舊。情。不。時。照。料。吾。母。與。嫂。九。泉。下。當。感。恩。無。暨。也。芸。蘭。眩。然。曰。倘。妹。一。身。未。化。姊。母。即。吾。母。嫂。即。吾。嫂。梅。影。點。首。欲。作。謝。言。喉。中。咕。咕。如。有。物。上。下。霎。時。間。一。咽。而。絕。嗟。乎。紅。顏。遽。謝。曇。影。不。留。回。首。人。間。一。場。幻。夢。江。城。五。月。落。梅。花。之。籤。驗。矣。

第十三章 夢警

梅。落。五。月。緣。了。三。生。夜。雨。滌。滌。夢。斷。周。莊。之。蝶。青。山。歷。歷。魂。銷。杜。宇。之。悲。芸。蘭。自。梅。歿。後。高。山。流。水。已。杳。如。音。月。夕。風。晨。空。揮。燭。淚。可。憐。歲。月。催。人。又。見。秋。風。入。戶。矣。死。者。之。恨。與。日。俱。遠。生。者。之。愁。則。與。日。俱。新。

蓮。房。墜。粉。菊。影。抽。華。氣。爽。秋。高。重。陽。節。至。慧。兒。購。菜。莢。一。巨。束。分。插。瓶。中。芸。蘭。曰。慧。兒。今。日。爲。重。陽。節。耶。慧。兒。曰。然。芸。蘭。曰。然。則。亦。是。秋。祭。之。日。傳。語。蒼。頭。命。其。緊。備。祭。禮。吾。須。往。月。湖。祭。奠。吾。母。慧。兒。愀。然。曰。小。姐。秋。來。更。瘦。矣。嘗。謂。昔。作。枯。痛。何。苦。又。往。荒。煙。蔓。草。之。中。追。索。煩。惱。試。問。一。人。目。中。能。有。幾。許。眼。淚。必。欲。洒。之。殆。盡。耶。芸。蘭。啐。之。曰。爲。人。子。者。豈。可。忘。其。本。况。吾。母。……言。至。此。咽。哽。矣。色。慘。而。淚。下。慧。兒。急。反。身。出。曰。小。姐。勿。悲。婢。從。命。矣。

午。餐。後。慧。兒。告。以。祭。禮。具。備。芸。蘭。命。老。蒼。頭。攜。之。先。往。已。則。與。慧。兒。共。雇。馬。車。一。輛。如。風。而。馳。沿。途。士。女。如。雲。輕。衫。錦。袖。結。隊。遨。遊。咸。手。捻。時。花。一。二。株。以。點。綴。一。年。一。度。之。佳。節。少。焉。車。抵。城。外。人。煙。稀。處。惟。有。無。邊。秋。草。

鋪成一片荒郊。土崗起伏。車行不便。乃捨車而步。遙望月湖。約五六里。許行行復行。行齋開隱隱。嗚咽之聲。悽惻不可入耳。至其地。則青塚纍纍。四野蕭蕭。孀婦孤兒。哭望天涯。地角紙灰。血淚化作白蝶紅鶻。而芸蘭母之墓。亦在焉。荒煙野蔓。荆棘縱橫。追想慈恩。痛違色養。芸蘭此時之哀衷。不禁欲裂。慧兒與老蒼頭。感老夫人在生御下之恩。亦不禁涕泗滂沱。曠野荒涼。只聞颼颼落葉之聲。如助人之飲泣。

三尺孤墳。淒立露下一杯涼。醴難報春暉。淚盡矣。聲嘶矣。一角斜陽。已掛於赤楓之上矣。芸蘭之哀。猶不能已。慧兒收淚曰。小姐曷歸乎。芸蘭噙哽曰。吾母棲風宿露。吾實不忍歸。後即當告吾父。爲余築室於此。終身伴吾母之寂寞。慧兒曰。然則黃髮垂髻之老父。誰爲小姐承菽水之歡。芸蘭含悲無語。乃與慧兒信步而歸。老蒼頭亦收拾肴饌之屬。跌躩以從其後。

黃昏門閉。燈火窗紅。芸蘭於其母墓前。哭泣半日。抵家後。猶有餘哀。倒牀偃臥。思潮如沸。回憶二年前節逢此日。與二三良伴。攜手登高。覽秋水之連天。顧哀鴻之遍野。不勝怡然自得。自慈母歿後。境遇日趨於痛苦。一途今竟在淚海中度。此佳節似此薄命。不祥身不如早從吾母於地下。思至此。心頭酸楚較之日間痛哭時。爲尤甚。慧兒持酒入曰。此黃花酒也。小姐曷進數盞。以舒疲勞。南俗此日。讌會必飲黃花酒。所以相慶。長久之意。芸蘭素不喜杯中物。然值此愁腸百結之際。思以酒澆之。乃自酌自飲。及至玉壺告罄。興猶未闌。異哉。酒爲知飲之言。信不誣也。芸蘭斯時之知己爲誰。則爲斬不斷理還亂之愁緒。是

愁。因。酒。殺。酒。迫。人。倦。芸。蘭。以。排。愁。而。豪。飲。不。覺。身。軟。難。支。玉。山。欲。倒。忽。聞。敲。窗。夜。雨。一。片。浙。瀝。寒。氣。驟。加。不。耐。久。坐。乃。解。衣。就。枕。蒙。首。衾。中。以。待。睡。魔。之。至。朦。朧。間。恍。至。一。處。朱。檻。玉。砌。綠。水。青。山。皆。不。類。人。間。風。景。留。連。眇。睇。心。地。豁。然。然。徘徊。四。顧。不。見。人。迹。心。中。突。然。大。懼。欲。取。道。而。歸。則。又。方。向。莫。辨。大。有。悵。悵。何。之。之。慨。忽。其。後。有。人。呼。曰。欲。識。迷。途。可。從。我。來。回。首。視。之。見。一。女。郎。狀。似。梅。影。已。反。身。而。奔。步。履。甚。速。急。大。聲。呼。曰。梅。姊。……胡。不。俟。我。乃。健。步。追。之。恍。惚。如。憑。空。御。風。悠。悠。蕩。蕩。不。知。飛。渡。幾。千。里。許。終。至。一。橫。無。際。涯。之。野。始。追。及。之。覲。面。之。下。則。非。梅。影。實。雲。郎。也。乃。遽。前。執。其。手。曰。雲。哥。妹。兩。足。癱。軟。汗。下。涔。涔。曷。少。休。乎。雲。郎。曰。此。地。枳。棘。叢。生。虎。狼。載。道。必。渡。過。前。面。一。溪。方。得。安。穩。芸。蘭。舉。首。一。望。只。見。一。二。里。外。一。溪。如。帶。中。有。木。橋。可。通。兩。岸。乃。與。雲。郎。相。扶。而。行。行。至。溪。邊。雲。郎。以。橋。樑。甚。隘。款。步。以。爲。先。導。芸。蘭。亦。繼。從。其。後。甫。至。中。段。忽。呼。呼。風。響。河。水。奔。騰。激。落。千。丈。橋。已。不。見。與。雲。郎。同。坐。一。小。筏。中。漂。泊。於。茫。茫。大。海。之。上。波。濤。洶。湧。筏。捲。入。漩。渦。之。中。搖。搖。欲。覆。雲。郎。已。驚。懼。無。人。色。偶。一。失。足。遂。爲。波。臣。擁。去。芸。蘭。慌。忙。伸。手。援。救。不。期。心。中。一。恐。亦。跌。入。海。中。大。驚。而。號。則。身。在。繩。牀。重。衾。爲。汗。珠。兒。濕。透。肌。寒。如。冰。几。上。殘。燈。猶。吐。黯。燄。昏。照。四。壁。視。壁。上。時。鐘。時。針。正。指。子。刻。轉。聽。窗。外。風。悲。雨。泣。之。聲。較。就。枕。時。更。厲。猶。疑。身。在。驚。濤。駭。浪。中。也。

蝶。魂。渺。渺。夢。境。歷。歷。芸。蘭。受。此。噩。夢。震。悸。心。搖。搖。如。懸。旌。是。夢。反。疑。是。真。是。真。還。疑。是。夢。嗟。乎。夢。耶。真。耶。其。機。難。測。然。以。因。果。二。字。證。之。則。芸。蘭。目。前。之。幽。怨。深。愁。卽。可。爲。其。將。來。花。殘。月。缺。之。鐵。券。而。當。局。者。沉。於。迷。途。明。知。孽。

海茫茫不肯回頭是岸亦可痛矣豈非癡哉。

第十四章 懺情

荷枯菊瘦楓落江寒雪擁蘆花殘秋盡矣芸蘭念及去年死別生離之一番愁苦死者長埋地下魂魄難接生者天各一方尺書鮮寄忽焉日征月邁屈指一年流光容易往事思量兩目中恆無淚乾之時不意時際初其父又忽擾風痰之疾疾因受風所致初作時心竅爲痰氣所迷卽失其知覺作用疾重體衰醫皆束手遂纏綿月餘而卒傷哉芸蘭萱草靈椿先後俱萎痛何如耶。

芸蘭之父自續娶後以繼室不如故室晚景蕭然毫無樂趣古語云憂能傷人况衰年老翁如三秋稿木何堪加以斧斤故其雖能閒雅自遣終覺康健大虧嘗語芸蘭嘆曰吾多病如此兒之終身大事猶未了結倘朝露溢至則吾誤兒甚矣蓋公之初衷原欲以雲郎壻芸蘭顧家運不濟連遭顛沛此愿猶虛今自覺其血氣既衰朝不保夕每欲致書萬公爲二兒締訂婚約但以芸蘭猶在服中恐干非禮之誚擬遲至明春亦不爲晚嗟乎孰知雨雪霏霏靈椿遽凋於歲暮哉而芸蘭與雲郎從此墮入萬劫不拔之境使吳楚江頭多湧此一層恨恨不平之惡浪皆因此一着之誤也。

椿萱繼萎恃怙俱無薄命孤花倩誰護惜芸蘭痛其父之死日夜啜泣淚盡而繼之以血至喪事一切幸有其繼母族兄弟爲之治理得以不紊而零丁薄祚之門亦罕有弔唁者可憐素幃之內桐棺之側與芸蘭共揮一片血

淚者。惟慧兒一人。

驚鴻。倏至。噩耗傳來。數日後。訃至南昌。雲郎無邊哀痛。叢集一身。驚聞之下。恨不脅下生雙翼。飛渡鄱陽。而蒞鄂渚。乃請於其父。欲親往弔奠。其父適在病中。聞耗。扼腕嘆息不已。深恨爲病軀所厄。不能盡親友弔災之義。及聞雲郎言。卽許其請。曰。姑家二三年來。疊遭慘變。苦煞弱女矣。且姑父之於汝。非特有葭李之誼。而且有雨化之恩。今溘然仙逝。撒手人間。兒欲往弔其門禮也。余何阻焉。乃命家人備行旅。具生菑。詰朝以一老僕從之行。

汽笛一聲。汪洋萬頃。兩晝夜間。已出鄱陽。而抵漢水客途。無恙舊地。重來攪漢陽之芳樹。挹黃鶴之白雲。此皆騷人墨士之所以游目騁懷。而不勝其樂者。而雲郎視之。反不勝其惘悵。作爲一片傷心色觀矣。夫雲郎與其姑父。不過姻婭之情耳。何傷之過甚。蓋有感於斯人。旣歿。則與芸蘭之婚事。將呈險象。倘一遇阻力。勢必破釜沉舟。難收完局。故其心不僅爲芸蘭此時失恃而傷。亦爲芸蘭與己將來失幸福之保障而更傷。

前度劉郎。今作弔客。遙望旖旎。幢幢於日光之中者。非喪家之標幟耶。雲郎見此慘象。徘徊於梁氏之門。不忍遽入。神情昏惘。間忽聞室內哭聲。悽惻急放步直入。則老僕已呈奠儀於靈几之上。芸蘭繼母拭淚相迎。雲郎先奠死者訖。然後以姑禮拜見。芸蘭繼母酬答之際。忽慧兒惶惶出曰。夫人速入……小姐暈倒矣。繼母大駭。急捨客而入。雲郎此時如迅雷震耳。沸水催心。驚怖之狀。不可言喻。以繼母性情難測。不敢冒昧入視。少頃。慧兒復出請曰。夫人請雲哥入。雲郎見慧兒色稍定。心亦略憚。乃從之入。只見芸蘭倒於臥榻之上。星目微啓。其繼母坐於其

側見雲郎入忙命坐曰汝兄妹經年未見胡不一敘渴別嘗聞汝姑父言汝兄妹自幼同窗共席性極友愛今汝姑父謝世門庭衰落尤特親友顧惜汝切勿因人死情疏也雲郎聆其言懇摯心甚感激俯首唯命轉視芸蘭見其雙眸中淚如湧泉面呈不可思議之慘狀一時覺有千言萬語以敘別後無聊歲月中之情況終以情分繼母難比親姑囁嚅良久僅作一尋常慰藉之語曰妹雖哀慟亦須自節姑母晨昏之奉猶惟妹是視也芸蘭聞其言瞋目無語面容悽慘之中轉含有冷淡之態其繼母以雲郎溫婉可親意甚欣喜謂芸蘭曰汝雲哥途中勞頓汝勿過悲使之心感吾須命僕安置下榻處言已起身而出雲郎乃行近榻前逼視其面不禁聲淚俱下曰經年之別妹竟瘦却如許耶妹此時之玉容與去歲臨別持贈之倩影幾成兩人矣妹不自計獨不爲父母半子之祀計乎芸蘭嚙被飲泣終不一答未幾其繼母復入看雲郎面有淚痕乃攜之出而詢其家庭瑣瑣焉

芸蘭見雲郎含恨而出一聲長嘆曰癡郎怨我矣余深愿其怨我恨我從此灰心而絕我……言至此心作劇痛忍不住哇然一聲一團紅光從口中躍出嗟乎芸蘭自雲郎別後夜雨燈殘頻酒懷人之淚故園花謝怕聽柳巷之歌其腦海中無一日無雲郎之小影在今當久別乍逢應有快愉之表示雖其心痛罔極亦不應淡然至此殊不知芸蘭之所以如此者蓋有感於秋來之噩夢念及此身子爾如斷梗飛蓬一旦風雨相催勢必漂泊淹沒若趁此拔出慧劍斬斷情絲羅拜於青燈古佛之下終身於無罣礙之天爲得計也故其懺悔之心早定而絕雲郎之念亦堅

第十五章 癡恨

參。透。孽。緣。力。求。解。脫。芸。蘭。自。其。父。歿。後。自。知。命。途。多。乖。而。前。番。噩。夢。必。爲。其。將。來。之。預。兆。遂。將。其。往。日。與。雲。郎。戀。愛。情。思。漸。漸。灰。却。顧。春。蠶。未。死。其。絲。難。殺。今。見。雲。郎。立。於。其。前。血。淚。同。流。真。情。可。憫。一。時。懺。悔。與。戀。愛。二。種。觀。念。惡。戰。於。心。頭。不。覺。痛。極。血。湧。濺。地。殷。殷。慧。兒。驚。呼。曰。小。姐。驚。余。哉。此。頽。然。者。何。物。耶。小。姐。胡。吐。此。耶。芸。蘭。忙。搖。手。禁。其。勿。聲。欲。起。而。除。之。無。如。覺。體。作。寒。搖。搖。不。支。慧。兒。曰。小。姐。胸。前。得。無。空。洞。作。慌。否。婢。聞。少。年。嘔。血。最。爲。險。病。如。此。奈。何。芸。蘭。嘆。曰。人。皆。畏。其。險。吾。惟。恐。其。不。險。也。慧。兒。大。戚。曰。婢。係。老。夫。人。養。成。不。知。有。家。矣。脫。小。姐。不。諱。願。以。身。殉。芸。蘭。強。自。鎮。攝。以。慰。之。曰。汝。勿。悲。此。係。積。鬱。之。血。一。旦。吐。出。反。覺。心。中。闊。爽。汝。切。不。可。爲。外。人。道。慧。兒。點。首。似。信。其。言。乃。收。拾。地。上。之。血。痕。而。出。

繞。牀。轉。側。伏。枕。呻。吟。寒。閣。寂。寂。惟。慧。兒。頻。來。頽。去。如。鶯。梭。雲。郎。以。今。非。昔。比。不。得。繼。母。之。命。不。敢。唐。突。而。入。日。暮。矣。寒。煙。漠。漠。籠。窗。欲。黯。一。片。淒。涼。之。色。直。刺。病。者。之。目。芸。蘭。取。枕。邊。之。小。鏡。自。照。嘆。曰。余。可。愛。之。影。乎。汝。何。憔悴。如。斯。也。一。陣。悲。愴。心。頭。腥。臊。之。氣。冲。口。而。出。繼。復。一。陣。大。嘔。心。如。水。澆。念。此。症。殺。人。甚。易。一。現。曇。花。行。將。泯。滅。所。慮。者。余。死。後。猶。有。一。癡。情。之。雲。郎。其。生。命。必。因。悒。鬱。而。促。余。何。可。以。垂。死。之。身。繫。人。以。畢。生。之。恨。且。吾。舅。膝。下。僅。有。此。一。點。倘。爲。情。魔。所。崇。而。妖。則。萬。氏。之。一。綫。斬。矣。九。京。之。下。余。何。以。對。余。母。而。余。來。世。之。罪。孽。不。亦。更。重。乎。嗟。乎。余。將。以。何。法。使。雲。郎。與。余。脫。離。關。係。而。斷。此。孽。根。耶。思。之。思。之。惟。以。疏。遠。無。情。之。態。度。對。付。於。彼。使。彼。心。灰。意。

冷視余爲冥頑之木石。棄余如陌路。然後奈何天裏。可少彼之一席。嗟嗟。明鏡難完。回頭是岸。芸蘭之用心。可謂苦矣。

芸蘭當嘔血之時。雖頭重眼花。然靜臥良久。亦能支牀而起。晚間仍入其繼母室省安。時雲郎先在母曰。晚寒甚重。慧兒謂汝身又不適。而臥。胡強蒞此耶。芸蘭曰。病乃兒之常事。倘不能強持而起。母不亦更孤寂耶。其母亦浩歎。謂雲郎曰。家門不造。苦煞余與汝蘭妹矣。雲郎聆此一種憐惜之態。流露於面。以目偷視芸蘭。而泣。芸蘭視之漠然。若無所覩。僅與其繼母寥寥數語。而出門。時聞雲郎微嘆之聲。意良不忍。歸室後。兩行酸心之淚。不知不覺間已泛濫於目眶之外。倒牀而哭。

憐卿有淚對我無言。雲郎見芸蘭視簫郎如路人。一時興味索然。難測底細。芸蘭去後。亦與辭而出。自思自度。不知何事。開罪玉人。以致舍我如遺。不覺悲苦萬狀。繼而猛醒。自責曰。汝何無狀。彼燈前母子不當迴避耶。遙望芸蘭室中。紗窗燈火。猶紅。回視繼母。室門已閉。四顧悄無一人。乃直趨其窗外而立。側耳細聽。聞芸蘭哭聲低而哀。見其門猶虛掩。知其未睡。竟忘避嫌疑。以爲猶是當年。兩小無猜之時。排闥而入。此時芸蘭方和衣側身向內。而臥。聞履聲。徐徐疑爲慧兒。仍隱隱而泣。不少動。雲郎乃至牀前。以手撼之曰。蘭妹。胡夜靜猶泣耶。吾來終日。恆未見妹。一時止泣。妹自傷如此。余心如焚。東歸後。當爲妹憔悴死也。芸蘭轉身見雲郎。大駭及聆其語。復大慟。柔腸九迴。芳心寸碎。欲慰之不可。欲絕之不能。惟以目眈視雲郎。若有所思。雲郎見其無語。復悽然曰。妹乎……自河

北別後人咸以爲家人父子相聚一室其樂無涯余處之如身入黑黯地獄其苦尤甚余非性與人殊別具肺腑者蓋余愛家之情爲愛妹之情所奪嘗對江頭而興歎曰余心何戚戚江水何悠悠此心如此水不盡是離愁嗟乎蘭妹……余畢生之命運與幸福皆懸於妹手妹亦有以慰我乎芸蘭聆至此不待其言畢芳心一忍面色嚴厲冷如冰霜忿然曰雲哥病痲耶是何言豈余耳之所願聞耶是何地豈雲哥之所宜至耶幼時之事妹視之如已散之浮雲何勞雲哥念念不忘耶行矣中箬之言亦可畏也芸蘭侃侃而言聲色俱厲斯言也實出雲哥意料之外驟聞之下如毒矢貫心昏昏迷迷信步而出行至廊前兩足一傾遂身倒石砌之下時夜深月上萬籟俱寂惟有滿地寒光淒清欲絕慧兒自夫人室中歸寢行至其地見一團黑影蠕蠕而動定目視之辨爲雲郎不勝驚異忙拽之起曰雲哥胡席地而臥不畏中寒耶只見雲郎癡立不答面色青紫嘴角流涎狀如中魔迨慧兒呼之良久始一聲痛哭曰忍哉蘭妹余果有何罪而使妹拒我之深耶余雖死亦爲含冤之鬼矣慧兒不解所謂見其神經失常必因受刺激過深所致乃軟語慰之扶之入室囑其僕加意看護而出雲郎猶喃喃自語不休

第十六章 淚書

狠語違心淚痕濺枕芸蘭之絕雲郎其不得已之苦衷在雲郎固不能諒在芸蘭亦深愿其不能諒也吞聲忍淚辛苦自茹當時其心中之慘痛殆有甚於雲郎者倍矣然芸蘭既知前關之險惡欲拔雲郎於苦海而出此斬釘截鐵之手段應從此心堅如石將雲郎二字拋諸腦海之外一塵不染萬念皆消全己全人豈不善乎無如情根

深種。雲時。間萬難。鋤之。使盡。芸蘭。恐雲郎。之沈淪。欲使。雲郎。絕己。而其心。實憐。雲郎。而未嘗。絕雲郎。也。嗚乎。燭淚。未乾。藕絲。未斷。愈求。解脫。愈見。纏綿。一場。慘劇。不演。至玉碎。香銷。之局。而巳。情之。魔力。可謂。大矣。甯弗。懼哉。

芸蘭。見雲郎。惘惘。而出。默念。癡郎。戀我。之心。如以。冰投。火。可以。立見。消滅。而薄。命未。死。之身。不致。負累。人之。罪。卽死。亦少。此一。重孽。債。於是。痛極。而復。自慰。惟兩。目中。推波。助瀾。之淚。濕枕。透衾。猶不。能遏。止。噫。豈燭。到成。灰。淚始。乾耶。思。至此。忽聞。有人。步聲。作於。室外。心頭。一躍。深恐。雲郎。復來。有所。申訴。及近。榻前。張目。視之。則。慧兒。也。慧兒。扶雲。郎歸。寢後。卽返。身入室。見。芸蘭。雙目。盡赤。料必。有因。乃問。曰。小姐。猶未。寢乎。芸蘭。曰。未。與其。寢而。神不。合。不。如。不。寢。也。曰。小姐。身不。適乎。曰。否。余身。頗適。而心。實痛。耳。慧兒。歎曰。小姐。心痛。恐此。時。雲哥。心痛。且有。甚于。小姐。也。芸蘭。急問。曰。汝。見。雲哥。乎。雲哥。奈何。慧兒。乃以。狀對。芸蘭。聞畢。作恨。聲曰。孽。哉。天。作之。耶。非。人力。之。所能。挽。耶。

癡郎。癡郎。何一。癡而。至於。此言。巳。伏枕。嗚咽。慧兒。復詢。曰。雲郎。曾來。此乎。芸蘭。含淚。以己。欲絕。雲郎。之意。並。方。才。相。見。之。情。一。爲。慧兒。告。慧兒。搖首。曰。小姐。誤矣。雲哥。之於。小姐。癡情。如此。此生。此世。勢難。決撒。恐此。舉。不。惟。不。能。全。其。生。命。反。足。以。促。其。生。命。小姐。何。苦。哉。且。人。事。遷。移。如。白。雲。萬。變。後。來。之。究。竟。亦。豈。此。時。所。能。預。料。何。如。暫。置。勿。問。隨。人。緣。聽。天。命。乎。芸蘭。聞。此。深。服。其。論。之。確。而。自。悔。前。事。之。非。然。亦。無。可。如。何。悲。哽。良。久。語。慧。兒。曰。汝。明。晨。早。起。可。一。往。探。其。情。狀。頃。夜。漏。已。深。汝。可。安。寢。慧。兒。曰。婢。俟。小。姐。解。衣。臥。後。方。可。臥。也。芸。蘭。不。得。已。從。之。然。一。寸。芳。心。愛。人。怨。己。竟。夜。不。休。雙。目。何。曾。交。睫。不。覺。東。方。之。既。曉。矣。

慧兒晨起。不俟曉粧訖。卽惚惚向雲郎下榻之室而往。其僕方逡巡於室外。意甚愀然。乃就而問曰。公子醒未。昨宵曾安睡否。僕曰。彼自汝出後。環行室中。忽歌忽泣。狀似中癩。僕勸之睡。彼大怒曰。汝亦敢溷吾耶。卽驅僕於室門之外。僕觀此象。愕然大駭。蓋公子素性溫和。今忽狂暴。必攪心疾。僕守此不敢離去。頻從窗隙中窺其動作。只見其洒淚於硯磨。以墨然後取素箋一幅。濡筆而書。書已就燈下讀之。終夜不倦。究不知其所書何事也。僕從公子來時。已領主人命。四五日後。須言旋。今恐不可待也。將請之於夫人。卽今日下午渡漢。買舟下駛。慧兒驚曰。然則公子昨宵竟夜失眠乎。僕曰。恐此時猶據案喔喔也。慧兒自窗隙中窺之果然。乃扣門而入。雲郎見慧兒苦笑曰。汝來大好。吾此一片血誠。得達於小姐。死無恨矣。言已。卽以一紙付之。慧兒勸之曰。雲哥以昂癡七尺男子之軀。豈可輕視。一死雲郎忿然曰。汝小姐欲死我。我焉得而不死。汝速去。毋問我垂死之人。喋喋也。慧兒見其情急。難以言喻。乃持書而返。以示芸蘭。芸蘭倚首於枕。拆書讀之。且讀且哭。淚珠與墨痕相混。錄其詞如左。

此身不幸。天賦聰明。與妹相見之初。方寸中卽有欣慕之意。若三生石上。早爲吾二人訂有宿緣者。及其席一載。兩情契合。如漆投膠。於是乎情字之真理。始貫澈於吾腦。而有會於吾心。竊以爲天地間情之所鐘。正在我輩我輩若不能用其情。則爲冥頑不靈之蠢動物耳。與木石何以異。故區區之心。求愛於妹。由淺而厚。由厚而癡。以致層層情網。愈結愈牢。嘗私誦曰。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任海枯石爛。此志決不。或移當時窺妹之意。旣愛我。憐我。必能與我表此同情。嗟乎。豈料妹多情之人。而有昨宵一段無情之舉耶。

由是觀之。則妹曩日之愛我。憐我。皆屬弄我。愚我。故有今日之絕我。嗟乎。妹竟絕我。耶。妹能絕我。而我終不能絕妹。吾前有言。吾此生之生命。與幸福。皆懸于妹手。妹欲絕我。直雷死我。我將死矣。夫復何言。卽言之。亦復何益。顧余死而未明。妹絕我之由。則三千冥路之中。猶有餘恨耳。嗟乎。今而後始知聰明。我情字累人。一幅蠻箋。無窮幽怨。已矣哉。書生薄福。竟如是耶。雲郎淚書。

第十七章 掬誠

墨痕黯淡。語意悲酸。芸蘭得此一幅淚箋。心中自悔所作。孟浪復痛。雲郎此時之悲哀。激切悔痛。交集幾致暈絕。一時神經替亂。只知珠淚歷落。不知法以處。乃復取書閱之。閱至未明妹絕我之由。句廢書歎曰。癡郎使汝知我絕汝之由。恐汝心更痛矣。慧兒曰。小姐終無以慰雲哥乎。雲哥此際顏色之沮喪。神情之昏惘。令人聞之心悸。若不再有以慰之。不知將續演出若何慘象。則其書中以死自誓。恐非虛語也。芸蘭急問曰。雲哥此際若何。慧兒乃以僕言。及己與之相見時之情狀對。芸蘭聞之。魂飛膽碎。乃命慧兒持毛椎。至以所用拭淚之絲巾一幅。鋪於枕上。從衾中支半身起。伏枕而作答書曰。

淚箋飛來。讀之咽塞。嗟乎癡郎。以儂無才。薄命不祥之身。嘗自惡其偷生人世。而不速死。何郎苦苦緊纏。而不肯撒手。耶。儂果與郎有緣也。則陳朱之好。早結於余父母。未謝世之前。既無緣矣。則無主孤花。隨其飄墮。可耳。何敢取郎之憐。希郎之愛。而遺郎以重累哉。郎係獨出萬氏之祀。惟郎是承。且雙親在堂。晨昏之奉。尤

惟郎是望。郎肩雖弱。擔負非輕。非若儂之身。生死無關。緊要可比也。千金之子。理宜自愛。情場險惡。何可立足。儂也。疊經憂患。身世堪傷。注淚成川。嘔心有血。浦柳之姿。望秋先落。其浮沉於塵世之期。甚短而與。郎相晤之日。亦無多也。清夜自思。以郎愛我之情。正濃。倘此身物化。郎必哀痛自戕。以償同穴之愿。是萬氏之祀。高堂之奉。皆因儂而絕。則儂雖死。猶有餘辜。以故愁腸萬縷。一日九迴。百慮之餘。惟有使郎脫身情網。斬斷情絲。往事雖非。回頭是岸。以郎之器宇才華。何處不可以得佳耦。前途幸福。尤未可艾。即儂一日未死。亦當虔首佛前。清心淨慮。木魚貝葉。以了今生。雙方互有裨益。後顧更無危險。計之善者。莫逾於此。故昨夕對郎。而有此忍心之語。欲使郎恨我。怨我。從此絕我。儂之昔衷。當時固爲郎所不能諒。然亦深愿郎之不能諒。蓋恐能相諒。則不能相絕。嗟夫。癡郎孰知郎之心。終不可絕哉。郎書以死自矢。今既如此。惟有捨此殘軀。以與萬惡情魔。一戰勝負之數。憑諸天命可耳。芸蘭覆。

是書爲芸蘭之一片血誠。每書至酸心之處。身搖手顫。撥筆而泣。泣已復書。如是者數約半時許。其書乃成。即付慧兒攜之以去。曰。汝可告雲哥勿悲。趁夫人未興時。導之來此一晤。慧兒唯唯。

慧兒持書至雲郎室。見雲郎俯首啜泣。已如淚人。忙近其前。以巾界之。曰。勿哭勿哭。此巾可以拭淚矣。雲郎拾巾視之。斑斑點點。漠漠糊糊。是淚。是墨。幾難辨晰。其文未視。其色卽覺。難堪矣。乃據案而讀。讀已。心大不忍。失聲而哭。其驚痛之狀態。無異於芸蘭之得彼書時。

妄思解脫。徒增煩惱。得書後之雲郎。其一腔怨憤。甘死之氣。早消滅於無有之天。且將自痛之心。一變而爲憐人之心矣。揣巾於懷。向慧兒問曰。小姐得我書後。驚痛何似。慧兒曰。雲哥欲見小姐乎。雲郎曰。固所願耳。恐夫人不諒也。慧兒曰。晨光甚早。夫人猶未起。小姐亦欲與雲哥一見。請速從我行。雲郎應諾。卽離席而起。方舉步。忽兩目暈花。脫非手。猶扶案。則已跌身於地下。自驚曰。吾何疲憊至此。慧兒曰。一夜未眠。加以傷心。那得不憊。雲郎始恍然取鏡。自照兩目。憔悴如鬼。顏兩頰間。淚痕縈積。瑩瑩作珠點。命慧兒取熱水拭之。使淨而雙目依然。浮腫如桃。終覺五內躊躇。恐此枯焦形影。益增玉人心。惻慧兒促之行。始惘然從之。復至芸蘭之室。愛河波瀾。忽揚倏淨。昨夕被逐而去。今晨又奉召而來。雲郎既入室。心忤忤然。時朝曦正照。窗簾鴛帳。猶垂。慧兒揪鈎掛之。喚曰。小姐。雲郎偕我來矣。芸蘭乃轉身向外側臥。鬢雲蓬鬆。玉容狼藉。雖愁顏。婉轉猶不減其婀娜之態。慧兒挽雲郎坐於床。次復低聲謂芸蘭曰。婢須往夫人室中探其起未。芸蘭點首。慧兒出後。雲郎澄澄注視芸蘭之面。淚下如雨。芸蘭更覺陣陣辛酸。直透鼻觀。則與之對泣。淚光互射。良久。雲郎突見枕邊一紙字迹。爲淚痕浸透。細視之。則爲己之淚書也。乃取而粹之。曰。妹用心。若此。而我不能諒。反爲此病狂之言。以傷妹之心。我罪實大。芸蘭方欲奪還。已作片片白蝶飛矣。不禁哽咽。曰。儂未審雲哥之用心。已至除死方休之地。位而出此諄謬之舉。是儂之孟浪於雲哥。何尤。言已倚首於雲郎之肩。而哭。雲郎欲以言相慰。如有硬骨在喉。終不能成聲。仍不免相向而哭。有頃。慧兒揭簾入。狀頗懊喪。雲郎駭曰。夫人亦將至乎。慧兒曰。否。婢往夫人室。夫人已與與婢瑣話時。

雲哥之僕。忽於簾外以雲哥昨夕情狀失常。請命欲歸。夫人愕然。竟許其請。卽於下午渡漢。雲郎勃然怒曰。胡預彼。僮事吾須責之。芸蘭止之曰。僕主之義。不得不然。雲哥行矣。值此歲暮。舅又在病中。禮宜速歸。且來日方長。何必爭此數日之留戀哉。雲郎默然。既而起曰。我當歸室。恐夫人往視也。乃悵悵而出。

芸蘭愁壓。意懶。竟日偃臥。傍晚。慧兒攜一錦匣入。則雲郎主僕已停裝於汽輪之上。匣中乃留別之小影也。

第十八章 重聚

愁雲漠漠。雨雪霏霏。臘鼓一聲。歲云暮矣。雲郎歸後。屈指半月。有餘。然姍姍玉影。猶日日接於芸蘭之眼。簾芸蘭終日對影長吁。仰天揮淚。纖纖弱質。遂爲無限。閑愁壓倒矣。

藥煙滋味。病裏生涯。芸蘭之病來勢頗劇。遍體作炎。神魂顛倒。常囁語綿綿不休。幸城之良醫某氏。能按方投藥。調理旬餘。頗獲效果。然病雖減。而愁顏苦色之。盡於面。終不少退。淹綿經月。至新正。猶不能脫離牀蓆。蹀躞床頭。料理藥鑪茶盞者。惟一慧兒亦孤女病中。可憐之境况也。一日慧兒持一函入。笑曰。小姐。此函來自南昌。必有雲哥消息也。芸蘭命慧兒讀之曰。

蘭妹粧次。別後流光如駛。歲月消磨。於愁城淚境之中。實深浩歎。頃得家嚴同意。擬於杏月初旬來鄂。就學於文華大學校。蓉妹近不甚健。亦將偕余來鄂一遊。以舒積困。如此則與妹相晤之期。僅十餘日之隔也。余近日心中頗慰。不知妹新年來人事較好否。總之勿尋煩惱。珍重爲佳。是所深望。別後渴慕之情。容見時再。

彼雲郎謹上。

慧兒讀畢，嘲曰：小姐命中天喜星將至矣。芸蘭顏頓赤然，心中不無快愉之意。顧芸蘭之病原因悒鬱傷情而致，故藥石之力，只可抑其暴發之燄，而不能去其逗留之根。今中心一慰，氣機頓爽，糾纏不捨之病魔，遂失其所藉而遠去矣。三四日後，即能攙扶而起。蓋時在新正將盡也。

萬象更新，春光大好。芸蘭戰退病魔，漸漸如逢春花，木有欣欣向榮之概。蘭閨日永，獨坐無聊，惟日閱紅樓夢，自遣見黛玉一身零落，不禁思量墮淚，竊歎紅顏薄命。古今幾成爲不移之公例，及觀賈母之憐愛寶玉之鍾情，未嘗不羨其命薄而遇美，又每至驚心之處，則加以評語，流光容易轉瞬間，春放上林，節屆花朝矣。是日也，芸蘭晨起對鏡臨粧，慧兒捲起窗簾，忽一雙喜鵲飛舞簾外，喧噪不已。慧兒欣然曰：小姐鵲噪簾前，今日必有喜報也。芸蘭哂曰：衰落門庭，有何喜可報？慧兒曰：雲哥前函謂其於本月初旬抵鄂，或者卽於今日以應鵲報。芸蘭復哂曰：數百里外之消息，豈無知小鳥所能預報耶？世人咸以爲慶者，因其鳴聲啾啾入耳，可悅其實，何足爲佳兆之憑哉？慧兒終不以爲然，且舉歷歷事實以證明之。芸蘭雖無所辯，然亦深願其言之有驗也。

天氣清明，春風得意，誠爲一大好之花辰。芸蘭久病餘生，幾淪鬼域，今已與二豎謝絕，恢復康健，憔悴就萎之花，得東皇雨露而復蘇，其心緒之縈迴不展，較之元旦日略有佳境。午餐後，乃取新釀一甌，遍洒芳叢，爲花祝壽。忽慧兒狂奔而來，呼曰：小姐速往堂前迎客。雲哥之僕已先將行旅至矣。復笑曰：鵲噪之兆，既見，小姐猶有說乎？芸

蘭曰。是不過事之偶合耳。乃相與趨至堂前。其繼母已在蒼頭方導其僕攜行旅往室內。慧兒向門外窺探。少頃門外車聲軋軋。一對玉人連翩而入。不知者幾疑爲神仙中侶也。

雲郎既入。卽偕其妹先禮芸蘭之母。然後與芸蘭相見。不時凝其深黑之眸。注視於芸蘭之面。芸蘭以其繼母在前。垂首不敢仰視。因攜蓉妹入己室。是夕卽與蓉妹連榻而臥。抵足瑣瑣話兒時事。相得甚歡。芸蘭復向之問舅氏近狀。蓉妹忽蹙額曰。余父之疾。邇雖就痊。然已頽唐不堪。其實半因雲哥憂傷而致。芸蘭急詢曰。何謂也。蓉曰。姊亦知此次余父命其來鄂就學之故乎。蓋雲哥近年性質大異。遇事皆抱悲觀。平日亦罕言笑。終日鬱鬱。狀至焦灼。其心中若有難言之隱者。漸至飲食減少。形容消瘦如鶴。吾父曾使醫診之。醫者曰。面呈憔悴之色。脈兼脆弱之象。皆由憂思過度。以致心血枯燥。此乃心疾也。非草根樹皮之所能愈。宜設法使之心舒暢。絕去煩惱。則病根自去矣。不然恐成癆傷不治之疾。是醫爲南昌國手。言多有驗。吾父聞之。老懷之惡可知矣。故今春乃有來鄂之議。名雖就學。實則欲消其積悶耳。芸蘭聞此。心頭騰沸如潮湧。覺有一腔孤誼之言。欲對蓉妹一吐。顧女兒身分所在。又似不可言者。無何僅答之曰。自後妹當時勸之珍重。勿以生命爲兒戲也。蓉曰。是所固然。余父命余同來。亦此意也。然姊非外人。亦當有以勗之。芸蘭唯唯。

第十九章 持贈

千株綠媚。萬樹紅嬌。快事既在心頭。好景盡收眼底。縐眉不展之芸蘭。自雲郎與蓉妹來後。愁顏漸釋。亦覺春光

大好耳目。皆新時或與蓉妹散步園中。吸收芳林清氣。以滌胸臆。雲郎以暫事休養。猶未入校。亦相從斯混。大有怡紅公子之福。一篇血淚縱橫之斷腸曲。忽又有一段豔情開幕矣。

雲郎下榻之處。即梁公生前之讀書室。室與雲郎所居之挹香閣連垣。亦精雅可愛。蓉妹則與芸蘭比室而居。彼此皆一呼可應。雲郎自來鄂後。無復有在家時懷喪之狀。嘗對景追歡。怡然自得。蓉妹異之。然其所以致此者。惟芸蘭能領略會悟。則非蓉妹局外人所能參詳也。

斜陽一角。照於素心園中。與芳草瓊枝相射成錦。雲郎惚惚自外歸。觀此景色。款步欣賞。心地爽然。同一景也。在失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憐。在得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樂。雲郎此時腦海中。觀念與在家時迥異。故其心理之作用。既因時而變遷。而外物之感情。亦因之更易。脫其心。猶無欣洽之餘。則對此暮色蒼茫。晚烟朔漠。正不知其四顧傍徨。當如何感慨耳。

雲郎眺覽之際。忽憶如此煙景。芸蘭等胡不一出領略。豈又兀坐深閨。尋煩惱。生涯耶。乃走覓之。至其室。只見珠簾半捲。室內寂然。遂揭簾入。芸蘭等果不知何往。見案上有書一冊。拾起視之。乃石頭記也。卷頭冊未披評。殆過皆爲古人擔憂替癡兒叫屈之語。尤深痛惜。寶黛之情。孽緣慳愁。多命薄。雲郎閱之。嘆曰。筆慘墨愁。令人腸斷。何哀思之深也。復逐次前閱。至卷之中。瞥見一玉人亭亭。紙上栩栩。欲生。正不讓黛玉丰姿。不禁大驚曰。黛玉之魂耶。審之。則爲芸蘭貯立花下之小影也。把玩再四。不忍釋手。欲竊之而去。忽腦後有人反接其手。喝曰。膽大偷兒。

敢入人家女兒閨闈耶。賊物已得捉將官裏去。雲郎大駭。回視之。見爲慧兒。快之曰。好姐姐。切勿使小姐知。吾將有以謝汝。慧兒連搖其手曰。不敢不敢。吾恐罪發同坐也。言未已。只見門帘啓處。芸蘭已入。祥怒曰。既竊我物。復誘我婢。應得何罪。雲郎笑曰。吾愛之心切。恐妹吝不我與。故出此了當手段。不意當場被獲。實屬不幸。然妹終不與我乎。芸蘭曰。女兒之影。豈輕易與人脫爲他人所見。將作爲笑柄矣。雲郎曰。余非輕薄兒。豈能將妹之影示人。我昔年在河北。妹贈我誌別之影。余藏之篋中。雖親如蓉妹。猶未與之一見。矧爲他人妹。胡多慮耶。芸蘭曰。汝既有其一。何必需其二。雲郎曰。此影丰致較前殊佳。余入校之期將近。此後須七日方能一見。余有此影。常佩身傍。不啻與妹時時對晤也。芸蘭聞雲郎將入校。歡顏忽斂。意似愀然。低首沉思良久。無語。忽蓉妹自外入。見雲郎訝曰。雲哥歸耶。午前何往。雲郎曰。余午前往校中打聽入校授課之期。後即渡漢購適用之書籍。故歸來遲遲耳。蓉曰。然則雲哥入校之期殆近乎。雲郎屈指計曰。僅三日矣。蓉妹復笑曰。雲哥漢口市場繁盛。品物雜呈。曾未購一新奇之物。遺我乎。雲郎笑曰。余早知汝必有此言。頃已購得一物。然汝能識其名。則可將去。否則吾不予汝也。蓉妹應諾。雲郎乃於懷中出一小黑盒與之。只見盒內有物如雙筒。筒端佩有極透明之小鏡。蓉把盒細玩。終不測其爲何物。羞顏頓赤。頻以目視芸蘭。芸蘭低聲語之。蓉妹大喜曰。雲哥吾知之矣。此望遠鏡也。不知可能望見南昌否。雲郎嗤之曰。汝真憨哉。雲山千里。豈能收此望中。然漢陽芳草與晴川黃鶴。皆可臨登俯瞰。如呈目前。蓉乃顧芸蘭曰。蘭姊。此際夕陽正好。吾等試登台一望可乎。芸蘭欠伸曰。夕陽雖好。近黃昏。此憇憇短促之景。反足以

惱人。余體頗不爽。猶怯晚風。實不能相從。蓉笑曰：姊何嬌惰若此。乃挈慧兒同出。

畫裏真。真丰姿絕世。雲郎見蓉妹他適。復出芸蘭小影。瞪注視不已。芸蘭乘其不備。驟奪之曰：汝已閱飽矣。可仍還我。雲郎見影被奪。不覺失色。哀之曰：妹乎。妹奪此影去。吾入校後。無以自慰。寂寥不將。悵鬱而病乎。妹何惜一影而陷我於無可奈何之境。言已。悲梗欲涕。芸蘭復擲與之曰：癡子。吾戲汝也。雲郎始拾起笑曰：妹作此惡劇。幾急煞我矣。雖然。吾亦有以謝妹。乃探懷出一絨盒。贈之曰：此亦余今日渡漢所購。芸蘭因啓盒。則有一物。光華燦然。視之。洋金鍊也。雲郎親爲之圍於其項。胸前復垂一桃形之金鎖。上鐫有文曰：實結同心。雲郎指示芸蘭曰：此可爲吾二人愛情永遠之表示。芸蘭笑曰：吾此身竟爲此鍊鎖住矣。雲郎曰：此鍊質堅而性柔。今以之日纏綿於妹之項際。雖欲解脫。不可得也。言已。睨之而笑。芸蘭亦嫣然。忽聞慧兒呼曰：晚餐備矣。乃相與同往堂中。

第二十章 賞蘭

好筵易散。圓月終缺。雲郎來鄂半月。此半月中之光陰。總算樂事。躬逢愁腸滌盡。忽焉東風吹絮。節屆清明矣。是日也。卽爲雲郎入校之日。爲歡未久。又譜離鸞。而無情風雨。會逢其適。紛紛擾擾不休。一望長天。盡作黯慘色。於是乎芸蘭與雲郎之魂。亦共路上行人而俱斷也。

節好而人不圓。人圓而節又不好。彼蒼者天。恆不與人以完全美滿之事。則是兩人之結果於茲。可以預卜矣。芸蘭以春祭之日。父母皆翹首泉台。望祀今爲風雨所阻。不能少盡孝思。憶鞠養之恩。不勝蓼莪之痛。獨坐芸窗。

目中珠淚直似塔前之雨作一片淅瀝聲也。慧兒見其如此亦無言相對室中寂寂若闕無人者忽一人悄然自芸蘭之後以手掩其目芸蘭駭曰誰……誰乎慧兒笑曰小姐勿懼雲哥也雲郎釋手笑曰真是快嘴丫頭芸蘭拭目回首曰雲哥如此無賴好嬉脫爲蓉妹所見反笑我等猶未脫稚氣也雲郎見其眼圈紅破復自視己手滿掌俱爲淚痕所濕始知其正事哭泣戚然曰妹又因何事感傷耶芸蘭強笑曰余何嘗有所感傷雲郎曰然則泣胡爲者芸蘭曰余亦又何嘗泣雲郎乃以手示之曰此瑩然者非妹目中物耶芸蘭謊之曰此因誤中飛塵所致雲哥何必瑣瑣細詰雲郎曰余今日下午即須入校苟妹有不快則余不得安心求學矣芸蘭嗤之曰癡郎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脫余此時遽爾物化則郎又將奈何雲郎笑曰若如此吾卽效寶玉做和尚去芸蘭啐之曰汝從何處學來此頑皮語雲郎曰此語妹亦見之熟矣何祥以問人芸蘭曰余記憶力薄弱雖見之熟不免忘之快也雲郎笑曰狡哉吾前見案上石頭記一冊披評之語淋漓盡致非妹手翰耶言未已慧兒忽語雲郎曰吾每見小姐讀此書披閱之下輒淚與墨并下不識何故猶終日拳拳弗釋芸蘭怒其多言曠之以目雲郎曰此書寫情過於哀豔尤於黛玉葬花焚稿絕粒諸段悲傷悵悼鐵鑄心腸者讀之猶且惻然矧妹爲多情多恨多病多愁之人乎以後當置之高閣勿更尋此中煩惱芸蘭唯唯忽案上時鐘叮璫連連作響芸蘭出其手錶視之則時針正指丑號顧雲郎曰雲哥既下午入校此時還不往清理囊篋恐臨時又將慌亂矣雲郎曰此事吾晨間已收拾就緒欲趁此與妹多聚一時况頻年相思兩地愁緒萬端佳節良辰皆從夢中過去今年清明節竟與

妹及蓉妹同在一處。誠難得之會也。余欲召蓉妹來。此共慶團圓之樂。可乎。芸蘭沉思良久。喟然曰。此會既不可。常此樂亦何足戀。林鸞卿所謂與其易散不如不聚。吾嘗謂此語誠屬確當。言至此。雲郎急止之曰。勿言。勿言。吾不愿妹作此煞風景。語令人聞之懊喪。總之。吾等聚一日。樂一日。待我此身化作一團濃烟。隨風散盡。然後大家撒手。言次。不知不覺。淚流兩頰。芸蘭亦不禁洒淚嘆曰。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癡郎癡郎。汝既不肯。苦海回頭。余又何忍臨崖勒馬。恐吾二人前途亦只落得此二語結果也。雲郎淚零良久。見芸蘭亦悲不可遏。乃收淚慰之曰。妹勿慮。諺云。人定勝天。苟吾二人兩心既堅。如金石雖有大難當前。亦可憤力一戰。芸蘭曰。不勝奈何。雲郎忿然曰。以死繼之。與妹相見於碧落間。亦無怨也。芸蘭聞雲郎以死自誓。心中一動。悲曰。雲哥。今日入學。何作此不詳之語。吾等坐此久談。不見蓉妹一至。曷同往彼室探其何作。雲郎點首。乃起而從之行。

春雨屠蘇。天光忽霽。雲郎目芸蘭自室中出。見一輪紅日。從雲霧中湧出。光芒四射。園中花木。雨後如浴。倍覺明媚。雲郎喜曰。天不負我等矣。言間。忽陣陣幽香。隨風撲鼻。令人神志清爽。胸襟豁然。雲郎審芸蘭衫袖。笑曰。蘭妹。汝衣角間所熏何種香料。竟有如此清奇。能令我飽嗅否。芸蘭忙脫其袖曰。汝又謔言。余素不喜沾染氣味。雲郎訝曰。然則此芬芳之氣。胡爲乎來。芸蘭晒曰。傻子。此堦前蘭香也。花訊已熟。又經春雨膏澤。俱有開放之意。故花房中。先有奇芬。吐出。雲郎曰。妹可借我往賞否。芸蘭曰。必先往蓉妹室中。邀其同往一賞。雲郎曰。何苦招彼。芸蘭笑曰。汝見了姐姐。便忘了妹妹。然余深喜一有彼在。即能使雲哥少却許多瘋言。雲郎央之曰。既往不咎。以後當

自。符。其。口。不。敢。向。妹。曉。曉。也。芸。蘭。許。之。

香風拂檻。落片點塔。雲郎偕芸蘭行至塔前。見籬落間芳草蓬蓬。如女兒之髮。仙葩怒發。蓓蕾隆起。又如女兒胸。前之萱。蕊。雲郎顧盼大樂。欣欣謂芸蘭曰。此妹命名之花。吾愛其香清遠。可惜無韓壽偷香妙手。芸蘭知其戲已。方欲誚讓。忽蓉妹自迴廊間穿出。喚曰。汝二人竟在此耶。姑母命我來尋汝等矣。雲郎驚曰。尋吾等何事。蓉曰。姑母以雲郎今日入學。備有盛饌相慶。頃肴核已陳。即此前往。勿勞老人久候也。言已。飛步先去。芸蘭曰。雲哥。汝可速往。吾須後來。雲郎曰。妹何遲遲。其行也。芸蘭乃細吟行迹。怕教異母妬。囑郎見面莫相親之句。囑之。雲郎始悟。

第二十一章 魔障

佳肴旨酒。以謙以樂。雲郎此時雖有小別之苦。然與芸蘭蓉妹等團聚一室。其苦樂亦足以相抵。少焉。杯盤狼藉。日影西沉。時不可留。人亦將去矣。雲郎遂與其姑母作辭。命僕挈囊而行。芸蘭與蓉妹送於門次。珍重而別。雲郎入校後。每禮拜日。必歸來與芸蘭蓉妹等作竟日歡笑。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是二語確爲當時二人之情景。無如好夢不成。風波又起。一部淚史文章。將作到末段矣。

芸蘭之友桂香者。其父與芸蘭父爲至交。屢代官鄂。頗饒於資。有兄國甯。性納袴。喜狎邪。鬪鷄。走狗。問柳。尋花。無所不至。其父母以溺愛之故。不加督責。故其終日與一般膏粱子弟。浪遊於漢皋之上。然丰姿亦韶美。兼好修飾。不知者反以爲翩翩濁世佳公子也。一日。黃家鶯兒將赴浙東。桂香遍邀同儕。至其家與之餞別。芸蘭亦與焉。聞

中良友。濟濟一堂。款曲之際。忽國寧自外入。諸姊妹行中。多自幼與之嘗見者。覩其至。皆起與爲禮。芸蘭雖亦與其自幼相識。然甚鄙其行。恆不多與近。自隨父官河北後。迄今三四年。未嘗與彼一遇。故此、時、與、之、周、旋、頗、形、踟、躕。而國甯乍見芸蘭。狀似驚訝。目光灼灼。直注芸蘭之面。芸蘭面呈赭色。心中躍躍不安。恨不立揮之去。而國甯猶癡視不已。鶯兒見狀。笑語桂香曰。汝看甯哥。魂靈兒已飛到半天去矣。桂香乃至前拉國甯之手。笑曰。甯哥。汝癡立於此。胡爲耶。國甯此時亦不覺頹然。旋笑指芸蘭曰。此非梁家芸蘭妹妹耶。桂點首曰。然。乃復與芸蘭爲禮。曰。數年未見。一時觸憶不起。慢客甚矣。芸蘭聞其嗷嗷。益加惱恨。欲待發作。終礙於桂香情分。不得不強顏報之。席終。桂香等議渡江送鶯兒至輪船。芸蘭以情不可却。亦隨衆意。舟中話別。相對黯然。迨至汽笛鳴鳴。桂香等始相率登岸。只見萬家燈火輝煌如晝。悵望江流。瀾漫於夜霧沉沉之中。東西莫辨。江干舟子皆唱公母渡河矣。俄而馬車一輛。風馳而至。一人立於其上。以巾作白蝶舞。桂香望之喜曰。余兄來迎吾等矣。芸蘭聞之。心中一愕。旋見車馳至近而止。國甯亦躍下。詢桂香曰。汝等俱至乎。吾已在大旅館定房間二號。爲汝等下榻處。然爲時尚早。曷先往怡園觀劇。桂香曰。佳。汝可爲東道主。國甯笑曰。固然。且蘭姑姑恆不輕易渡漢。吾更當略盡招待之義。言已。復招馬車二乘。載桂香等同往。至則人多如鯽。遂各擇位散坐。國甯之座。與芸蘭較近。不時以劇中情節。向芸蘭品評。巧拙媿媿不倦。芸蘭雖口與之酬答。心實厭其無狀。僅觀一二小時。卽促桂香等出場。就旅館宿焉。芸蘭迭次見國甯後。知其爲輕薄兒。此後誓不與之交接。因此之故。與桂香等亦往還漸疏。孰知此等人。於一色

字上研究最深。手段亦最惡。不半月後。梁氏之廬。幾無日不有國甯之蹤跡。戶爲之穿。此種現象。實出芸蘭意想之外。而墮彼術中。以奸爲良者。則爲芸蘭之母。

先是國甯自見芸蘭後。神志昏迷。夢魂顛倒。恆央其妹桂香。以友誼邀芸蘭至其家。無如芸蘭屢却其請。終不一至。國甯憂之。然心中猶思念芸蘭不已。會其母約芸蘭之母於其家作葉子戲。其母令國甯以子姪禮拜見。國甯竊喜曰。吾術得有所施矣。於拜見時。執禮甚恭。復僞作其可悅之容。妄肆其如蜜之口。以取媚於母前。彼梗直之老人。何能識孺子之奸詐。反稱之曰。此誠不可多得之老誠少年也。國甯窺媪有愛己之意。更多方探媪之所好。而投之。雖虛耗光陰。消糜金錢。不計也。芸蘭之母喜觀劇。彼則不時包廂定座。戲館延賓。又喜聞故事。彼則搜羅古今稗官野史。信口開河。至是芸蘭之母益愛之。幾逾所生。而國甯遂得以出入如家人。芸蘭每見其至。輒避去。一日相值於母室。母已他往。室門爲彼擋住不得通。遂坐而與之。言頃。國甯忽出鑽石約指示芸蘭曰。妹視此物如何。芸蘭漫應之曰。佳。國甯曰。此只價值千金。妹能識其佳。誠此物之知己。卽以此贈妹。可乎。芸蘭正色拒之曰。非分之物。取之傷義。且吾素惡人。以有用之金錢。而購此無益之飾品。甯哥以此物爲可貴。吾視之如土芥耳。國甯聞此數語。亦覺慚愧。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然則國甯受此奚落。從此可以心灰意冷。絕迹於梁氏之門矣。無如其人性根爲外欲所蔽。甚深。其良心有時因刺激發現。然不過五分鐘後。循卽消滅。依然狂奴故態矣。少頃。芸蘭之母入笑曰。李公子來乎。國甯見母至。羞顏立解。談笑如故。芸蘭乃推故而出。歸室悶坐。然念國甯如此。

糾纏用意所在。可一付而知。然吾與雲郎。有生。死。攸。關。之。密。約。如。彼。下。流。豈。吾。偶。哉。吾。母。此。時。竟。為。其。僞。信。僞。誠。所。惑。不。知。彼。將。來。以。何。種。劇。烈。之。慘。痛。加。諸。我。思。至。此。淚。如。雨。下。不。覺。自。危。之。心。勃。然。而。生。

第二十二章 婚議

獨對銀缸。黯然欲涕。芸蘭日間以斬釘截鐵之語拒國甯。見彼猶無悔悟之意。不禁自傷命中劫魔之多。迨至晚間。愈思愈危。念此人若不早與之絕。必有意外之變。然絕之之法。必先使吾母生厭彼之心。所慮者。吾母眷彼正濃。欲遽易其心。恐非驟爾所能。籌想間。忽其母入。且笑且言曰。國甯真佳兒也。不惟性情和藹。可親。舉止更屬大。概。近。時。少。年。如。國。甯。其。人。者。誠。罕。矣。芸。蘭。聞。其。母。言。心。如。石。擊。驚。詢。曰。母。言。何。謂。也。母。曰。日。中。吾。與。國。甯。坐。談。見。其。指。間。一。圈。晶。光。奪。目。余。問。其。值。幾。何。彼。曰。僅。千。金。耳。甚。廉。余。嘖。嘖。稱。賞。彼。即。脫。以。授。余。曰。蘭。妹。指。上。猶。缺。此。物。母。可。以。此。贈。之。余。以。其。情。重。而。義。不。可。却。乃。代。汝。收。下。言。已。出。指。與。之。芸。觀。此。怒。火。中。燒。雙。眸。欲。裂。變。色。曰。母。兒。自。幼。讀。書。頗。知。禮。教。國。甯。何。人。兒。豈。可。與。之。相。授。受。耶。母。可。將。原。物。還。彼。兒。甯。斷。一。指。亦。不。戴。此。濁。物。其。母。聞。語。愕。然。曰。蘭。兒。是。何。言。也。彼。與。吾。家。為。世。交。且。其。人。溫。恭。謙。讓。非。無。行。子。弟。可。比。汝。何。自。傲。若。此。芸。蘭。曰。母。為。其。所。欺。矣。是。人。日。在。漢。臬。作。狎。邪。遊。其。在。吾。家。能。敬。慎。自。守。者。皆。僞。也。望。母。遠。之。其。母。終。不。以。為。然。乃。以。國。甯。所。贈。之。指。藏。於。芸。蘭。之。篋。而。去。自。後。國。甯。所。贈。愈。多。皆。由。其。母。代。受。蓋。其。母。既。惑。於。其。奸。復。羨。其。富。已。有。以。芸。婦。彼。之。心。矣。

國奪之目的。原在與芸蘭締訂婚約。見芸蘭之情不能移注於己。故竭力市愛於其母。欲使其母以家庭壓制之力。加之於荏弱之女。則婚約之成。可操左券。其用心之奸險如此。而芸蘭迫於母勢。能燭其奸而不能去其奸。卒使奸人得逞。讀者至此。應恨此不死之老嫗。引狼入室。揖盜開門也。

嶺雲烘日。暑氣蒸人。國奪來去於梁氏之門。已閱二三月矣。此二月中。芸蘭無日不處自危之境。而嘆奈何。幸無他種變故發生。雲郎每於禮拜日欣喜而歸。見芸蘭若有重憂。以爲其不勝離別之苦。芸蘭恐雲郎多病之身。不堪煩惱。故將此隱而未發之禍。祕而不告。未幾暑假期屆。雲郎得父書。諭其母須返梓。遂復下榻於梁氏之廬。蓋時在五月中旬也。花木榮茂。天氣清和。雲郎與芸蘭。或借楸枰以消永晝。或聯新句以暢幽情。其樂殆有甚於真個畫眉者。孰知一至劇至烈之慘痛。卽從此樂極中產出而擾之者。卽爲芸蘭之所視爲放蕩子國奪也。

芸蘭見國奪常至其家。早知其將爲不利於己。自雲郎歸來。彼倉忽然絕跡。意其有悔悟之心。不勝竊喜。殊不知彼之所以絕跡者。非真絕跡也。蓋有所圖耳。所圖爲何。卽其平日處心積慮。所必欲達到之目的。是嗟呼此舉。發現芸蘭與雲郎之命運。直甬扁舟。航於萬丈波濤之闊海中。欲免傾覆。不可得也。

雲郎之初歸也。國奪見其與芸蘭親摯如家人。卽知其爲彼情中之敵。酸意頓興。陰謀遂蓄。乃以欲娶芸蘭爲婦之意。告其母。其母素愛芸蘭。恭順溫柔。亦欲得之爲媳。今聞其子之請。竟欣然許之。乃遣冰人往其家作蹇修焉。冰人得李家意。逕造梁氏廬。芸蘭之母出堂見客。蓋作冰者亦屬故舊。寒暄禮畢。卽詢客之來意。客致辭曰。特來

爲女公子作伐。梁母曰：其人爲誰？其家如何？請詳語之。客曰：其家富且貴，爲吾鄂城中之巨室，頗能與姥家門第相匹。其人卽國馨也，不知尙合東床之選否？梁母喜形於色，曰：國馨耶，固與吾家爲世誼。此子性情純厚，和藹可親。久爲余所深契，得婿如此，實爲我門楣之光。旣蒙諸位撮合，余安有異議？但小女殊驕慣，性好拗，其平日與國馨之感情不甚洽。此乃彼之終身大事，吾亦不得不就彼商之。待商妥後，再當還報。客復言曰：姥誠多慮矣。令媛方待字深閨，豈能向人表示愛情，經于歸後，自然夫唱婦隨，歡偕魚水矣。況兒女婚姻之事，原以父母之命爲主，可否之權在姥。何商之有？梁母曰：商之亦無妨，客不能多贅。興辭而出，以所言轉達於李媪。國馨聞此，逆事已九分成熟，而彼如花似玉之女郎，不懼其不爲我金屋中之愛寵也。

方客來時，蒼頭入報。芸蘭適在其母室中，念自吾父歿後，門庭冷落，今朝客胡來者，不覺深以爲異。及其母出，乃從之潛往屏風後竊聽。其母與客問答之辭，一一直達於芸蘭之耳。其實，番一字一矢，直貫芸蘭之心。客未去，芸蘭之神經已失其作用，頹然倒地作楊柳眠矣。幸慧兒亦跟之而至，竭力扶之入室，只見其牙關緊閉，面如敗灰。慧兒幾駭極欲號。

第二十三章 對泣

消息偷聞，遽驚慘變。母也不諒，以惡緣爲良緣，孽障何多，翻好事爲恨事。茲後一部淚史，愈演愈慘矣。芸蘭無端偷聽此回惡耗，驚聞之下，身如觸電，暈悶良久，始漸恢復知覺。張目見慧兒坐於其傍，隕淚回憶前事，恍惚如歷。

夢境。卽詢慧兒曰。余何至此。臥着。慧兒卽以過去之情狀語之。且曰。小姐何病之遽耶。芸蘭復將前事細憶之。大懼。如身騰。半空飄。飄。定雙眸。中湧出一片紅光。一聲哭曰。吾命休矣。天乎。天乎。既生。余何苦。余芸蘭此時。恨不此身立化。以免目擊。後來種種慘變。忽慧兒報曰。小姐忽悲。夫人來也。

芸蘭之母送客後。卽返至芸蘭之室。芸蘭聞其來。卽知其來之意。恨不令慧兒以閉門羹享之。移時。母入。見芸蘭身倒繩牀。神色沮喪。訝曰。蘭兒。汝狀似病何也。芸蘭曰。不知何故心痛。難支。敢問母何來。來又何事。母曰。吾正爲汝而來也。乃以李家遣媒求婚之事告之。芸蘭聞畢。泫然曰。母。吾家衰落如此。倘吾遠離母。將何堪。吾愿終身伴母不字也。母冷笑曰。兒言胡不達之甚耶。汝雖非我所生。然吾亦視汝如己出。汝父歿時。囑我爲汝覓一快婿。言猶在耳。吾何嘗一日忘使吾竟從兒志。不惟汝父九泉怨吾。吾將其於人言何。芸蘭曰。兒命天生無福。卽字人終難求得好境。倒不如老死閨中爲愈也。母曰。兒言愈不經矣。大凡女子之命運。皆視男子爲轉移。故爲父母者。於其女論婚。必先擇婿。今國甯少年俊秀。且又鍾情於汝。余老眼雖花。頗具識人之鑑。其人出身貴冑。毫無統袴習氣。誠難得之佳子弟也。往來吾家約有數月。吾甚愛其品端行正。久爲汝屬意。今彼家旣情冰人。愿修陳朱之好。余何爲而不允。錯過此大好良緣耶。芸蘭聞其母稱國甯意欲許婚。不覺轉悲爲怒。厲色曰。兒嘗言國甯多敗行。行道之人亦皆知其爲蕩家子。而母以爲佳兒。不亦誣乎。若以兒嫁之。是不啻陷兒於火窖也。其母此時深怒其忤叱聲責之曰。汝自幼讀書。曾亦知聖人之禮乎。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皆爲父母之命。是從汝何。固執己意。而一

味孤行耶。汝以汝身非余所生不足。母汝耶。余姑不與汝辯。容汝清夜自思。方知余之爲汝一片好心也。言已。恨聲而出。

芸蘭見其母意堅決。諒此議難。以口舌打消。自痛父母早亡。留此薄命孤兒。隨人擺佈。倘此議果成。事實則余與雲郎將作何了局。傷心有淚。躊躇無策。而紗窗上之日影忽現。一片黃昏景色矣。芸蘭悲痛。竟日芳心寸碎。其時慧兒他適。室中銀缸未燃。黑黯如夜台。芸蘭視此慘象。嘆曰。余途已窮。又逢日暮。十餘年之我生。何如就此了結。則後來之變態。庶幾亦可從此乾淨。死志既萌。萬念俱空。芸蘭此時已支牀而起。於篋中取出金戒一只。移步就案前。拾藥杆。錘之成丸。默思父母在時。蘭閨玉質。何等嬌貴。誰料後來結果如此。哀至極處。持丸凝視。淚下如雨。既而面目一狠。向外呼曰。雲郎。雲郎。吾不能爲汝計也。方欲納丸入口。忽慧兒自後握其臂曰。小姐。胡出此下策。蓋慧兒聞錘擊之聲。早隱立於其後。言時已將芸蘭手中金丸奪去。芸蘭泣曰。慧兒。余已無生趣。汝何不容吾速登鬼錄耶。慧兒黯然曰。小姐。一時冒昧。服毒外人。不諒。流爲謗議。梁氏家聲。不將掃地乎。且事猶在未定之天。非無補救之餘地。婢請不避責罰。以小姐不能嫁國甯之苦衷。哀懇於夫人之前。或者夫人憐得其情。而能從小姐之願。亦未可知也。芸蘭搖手曰。余母方慕彼家之勢。而深惡余之忤。若以此言說之。反足以逢彼之怒。而速余之禍也。慧兒曰。小姐此時急中無計。何若與雲哥一商。芸蘭曰。事急矣。舍此亦無別法。汝俟夫人以後。可導雲哥一行。

燈光撮豆對照愁顏。芸蘭求死不獲。復忍痛以待雲郎之至。更初門外剝啄之聲。作慧兒已導雲郎入室矣。當慧兒向雲郎傳芸蘭請見之命。雲郎卽詢其意。慧兒乃以實情語之。雲郎驚聞之下。心中之慘痛。亦不減於芸蘭。倉皇從慧兒行。相見間。不遑作一語。惟相持而泣。

淚潮洶洶如倒狂瀾。二人對泣良久。慧兒顧芸蘭曰。小姐此豈對泣時耶。芸蘭始悽然謂雲郎曰。雲哥。汝亦知我墮入劫中耶。雲郎含淚應曰。余頃已得之於慧兒。然姑母之意。既決。吾亦無轉圜之方。國寧。境遇。勝我十倍。妹歸彼家。可謂得所。余自恨無福。尤不敢以此身累妹。牽掛於妹。行聘之日。投身於大江之中。以滌我無窮之恨。芸蘭不俟其言畢。嚙其臂作恨聲曰。忍哉。郎作是言。吾心更碎矣。郎以我爲趨炎附勢之流哉。余深怨慧兒之誤我也。慧兒出金丸示雲郎曰。今晚小姐一人在室中。欲服此自盡。倘我遲入一步。則此物已葬腹中矣。雲郎泣曰。余非不知妹之心也。特以余旣誤妹於前。實不忍再誤妹於後耳。芸蘭嘆曰。余前書勸郎撒手而郎不悟。至演成今日除死方休之局。然事已至此。要皆前生孽果有定。亦可兩無所怨。吾此身旣已許郎生死。爲郎是仰。吾子爾一身生于塵世。有如傀儡。偏死乃吾之樂事。可痛者。老舅以風燭殘年。抱此喪明之痛。吾心實難安耳。言至此。只見雲郎以手捧心。作痛不可耐之狀。芸蘭亦哽咽不能成聲。乃伏首於芸蘭之懷。相對而泣。愁長夜短。簾透微曦。二人情懷戚戚。俱有難乎爲別之勢。嗟乎。同命雙飛。遽投北山之羅。白楊黃土。曷勝蜀鳥之悲。著者至此。亦噓唏不忍下筆。悲夫。

第二十四章 獲譴

私衷悱惻對母難言。幽憤滿腔含冤待死。芸蘭自婚議發生之日。萬恨椎心。呻吟床席。其母猶不時以字國寧之利向之說項。芸蘭與之齟齬數次。見其忿終不可奪。自知此身難爲瓦全。然以議未實行。其心中猶不免希冀有一綫之轉機。果也。此可怖之消息。忽由沸騰而至於冷靜。芸蘭待死之軀。遂自夏節而延至秋令矣。

異哉。芸蘭之母欲汲汲與李家附爲婚姻。今忽遽減其熱度。抑亦有悔心歟。曰非也。蓋其母見芸蘭反抗甚力。恐操之過急。致成他變。欲以如水浸木之手段。以溶化芸蘭之心理。而行聘之期。則已與國寧面商。擬擇吉於中秋節後。而芸蘭與雲郎之結果。遂成鐵案矣。

金風送爽。玉露滴秋。芸蘭困頓經夏。雲郎情緒之惡劣可知。相聚月餘。團圓之樂。爲此一段萬惡婚議。消磨殆盡。未幾秋季開校之期近矣。雲郎遂不得不強忍愁懷。收拾囊篋。作入校計。值此兩情痛苦萬分之際。又賦傷離。其心中之鬱結。面目之慘淡。非端毫間作所能形容。蓉妹見其如此。疑其陷於病境。謂之曰。雲哥。汝近來何消瘦如許。雲郎曰。余近日心頭嘗如小鹿撞。那能不瘦。蓉曰。既如此。豈可再受校中課程之勞。曷暫居此。調養幾時。使身體復原。後赴校未爲晚也。不然。竟作書退學。負笈返梓。亦無傷也。且老父命汝來鄂。其意原欲汝在外較在家好。與其若此。曷如歸去。雲哥。吾將函稟老父。命僕來迎我等也。雲郎連搖其首曰。我不歸。我不歸。吾朝歸則夕死耳。蓉妹原來年幼。腦經薄弱。聞此驚駭之語。不覺心中大悲。獨自入室。嗚嗚而泣。適芸蘭過其門。而聞其聲。訝曰。蓉

妹天眞爛少。小無愁。何作此嬌啼。疑慮難明。乃放步而入。見蓉妹以巾掩面。狀至悽然。乃近前詢之曰。妹思阿母耶。可勿獨處一室。吾與妹往園中鬪草去。蓉妹拭淚良久。始慘然曰。姊吾非爲此。乃爲雲哥耳。芸蘭驚請其故。蓉妹乃以雲郎之言語之。且曰。蘭姊。倘此言爲吾父吾母所聞。不知當憂傷何似也。芸蘭聆此。酸透鼻額。強制不住。淚簌簌下。蓉妹雖屬年幼。然賦性聰明。兒女憐愛之情。雖未親身領略。究能傍觀有會。見芸蘭情景如此。私忖曰。蘭姊何關情。至是遂將二人往日之情形。追溯猜度。復憶雲哥在家時。聞來鄂之信。笑逐顏開。今聞返梓之言。卽焦灼莫名。此中意味。可一索而得。欲向芸蘭直詰。又恐唐突。於是欲言而止者再。芸蘭見其疑思滿面。口齒嚅嚅。深悔自露痕跡。以致祕密爲蓉妹窺破。不覺面色忸怩。既念蓉妹亦非他人。不妨以實情相告。因將與雲郎共席時之愛戀。別後之牽懷。及今所遇之慘變。前後歷史。一一爲蓉妹述之。語時悲而且憤。聲情悱惻。終而至於泣下。蓉妹見芸蘭聲隨淚下。爲之嘆復爲之危。而爲雲哥更危。柔腸百轉。不禁黯然。與芸蘭清淚共揮。徐復慰之曰。情之一字。至能誤人。放眼以觀自古及今。癡於情者。孰能得一美滿結果。嗟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今姊與雲哥俱墮情場。陷溺既深。超拔甚難。以致多情遺恨。好事猶虛。然孽障既來。亦不可不急圖抵制。吾兩家皆屬葭葭。舊誼倘能使吾父遺書。姑母撮合良緣。或者姑母不以寒微見棄。亦未可知。如是者。豈不強於束手待斃乎。吾卽作書婉詞。以稟吾父。想吾父素愛雲哥。且亦憐汝。必能曲從。吾請也。芸蘭聞畢。明知此策如畫餅。然值此無可奈何之時。不得不頻點其首。默然允之。

流光容易未幾。雲郎已入校矣。又未幾。而南昌之函遞至矣。此函何來。即蓉妹。央其父求婚之函也。函中略謂二兒婚事。於幼時姑父早有是愿。不幸愿未從而姑父謝世。今二兒俱已成年。余不憚冒昧。謹請於賢姊之前。欲了姑父在生之愿云云。芸蘭之母得書後。不知爲何命。芸蘭讀之。芸蘭見函來自南昌。且辨爲其舅手筆。料爲蓉妹所請而來。故未拆閱之先。卽早知其中真象。誦讀之下。羞澀不堪。讀畢以目注視其母之面。而其母始則繡眉沉思。旣而顧芸蘭曰。今汝舅旣亦來函求婚。然兩家勢。能孰盛孰衰。諒汝盡悉。取捨所在。得失分明。兒意若何。芸蘭以金閨待字之女兒。自媒之言。本難出口。然以己身與雲郎畢生之命運。卽關於此時。其母之一諾。故不得已強顏而應曰。兒之意。以爲富貴之家。其子弟皆習於奢華。沈於晏安。恃其家蓄積甚富。只知耗費。不諳生財。譬諸無泉源之井。易見其涸。一旦蓄積告罄。生計艱難。愚者流爲乞丐。黠者夥入盜賊。試觀古今之敗祖。辱宗者。鮮不出自富貴之後。今李家雖目前榮耀可佳。吾可眼見其一敗如洗。富貴浮雲。何足羨哉。母乎。兒深甘貧賤也。芸蘭言時。懇切淚下。其母諭之曰。兒言差矣。國寧雖出身富貴之家。不但無此浮誇之習。且其性情和藹。猶爲雲郎所不及。人亦不可一概而論也。吾家自汝父歿後。門庭日落。若與彼家聯爲婚姻。亦可藉大樹下之濃陰。爲永久之庇廕。如是則豈惟汝之幸。亦吾家之幸也。芸蘭曰。母欲借彼家之扶助。是不帶以冰山作靠耳。豈有不肖之子。如國寧而能克家者乎。母聆至此。忽祥笑曰。吾知汝之意矣。汝之所以誹薄國寧者。不過欲嫁雲郎。寒酸子作爨下婢耳。吾實語汝。吾此身不死。恐汝之愿終難償也。芸蘭忿然曰。吾寧死亦不能以清白之身。任母投諸塗炭也。其母

聞言大怒曰。婢子。汝敢忤我。至是耶。汝與萬小子存何不解之緣。而必欲嫁彼耶。吾平日以汝與彼自幼同學。故不以形迹禁汝。豈知汝即傾心於彼耶。是等無恥之事。不圖出自吾家。吾今有以處之矣。不顧而叱。嗟乎。嘔盡心肝。母也不諒。從此無幾希之望矣。

第二十五章 死別

才豐。遇。命。薄。孽。深。淚。雨。淒。迷。悲。聲。慘。惻。芸。蘭。受。其。母。之。煩。言。不。覺。羞。極。忿。極。怨。極。痛。極。變。疑。所。處。之。家。庭。較。之。不。見。天。日。之。獄。中。尤。爲。黑。暗。知。孽。果。已。成。此。生。與。雲。郎。決。無。珠。聯。璧。合。之。望。回。憶。當。年。吾。母。病。革。時。吾。與。雲。郎。侍。側。吾。母。望。之。笑。曰。汝。二。人。相。愛。如。同。胞。兄。妹。吾。心。慰。矣。而。今。相。愛。之。結。果。如。此。豈。吾。母。之。所。能。料。吾。母。有。知。泉。台。之。下。亦。自。悔。不。早。爲。其。親。愛。之。兒。料。理。終。身。大。事。也。思。至。此。乃。行。至。堂。前。對。着。其。父。母。之。遺。容。嗚。咽。而。泣。

芸蘭哀泣之際。忽一人慘立其前。目腔含淚。情狀黯然。仰首視之。則雲郎也。蓋是日爲星期日。雲郎自校中歸來。甫升堂。聞芸蘭哭泣之哀。不覺有愴於懷。呆立無語。芸蘭見雲郎。益悲不可仰。却忘此堂前爲十日所視之地。遽執雲郎之手。泣曰。雲哥。吾二人今生已矣。未了之緣。俟諸來世。吾恐與哥相見之日無多也。雲郎愴惶曰。是何言也。芸蘭乃以其父求婚之函。母氏拒絕之意。一一訴之。雲郎聞畢。痛極抱芸蘭之首。泣曰。早知如此。吾悔當初誤妹。然妹既因我而死。我又豈忍獨生。將先爲妹驅狐狸於地下也。泣未已。忽履聲自屏後出。二人慌忙釋手而視。則芸蘭之母已當前而立。盛怒之狀。獷惡可畏。雲郎駭極。奪門而遁。梁母指其後而叱曰。無良孺子。汝來我家。吾

以戚誼所在。視汝如家人。詎知汝竟人其面而獸其心耶。茲後試看汝有何面目見我。芸蘭此時如墮下囚。只知俯首墜淚。其母叱雲郎畢。唾其面而讓之曰。賤婢汝嘗忤我而譏國。寧私作此不肖之事。倘此醜聲外播。梁氏清白家聲掃地矣。失姆教之罪。吾固不能辭。然汝以敗名之女。將何以作人之婦乎。吾且爲汝羞死矣。芸蘭忍泣受責。不敢少辯。迨其母他去。始羞忿入室。

芸蘭之母。痛責芸蘭後。餘怒未已。復於蓉妹之前。詆其阿兄之無狀。蓉妹聞之。如芒刺背。乃卑辭代其兄謝罪。默默自語曰。姑母旣怒雲哥如此。雖未下逐客之令。然吾何能覲顏自安。恨不立辭其門。以免坐此針氈之下。但恐雲哥猶癡心留戀而不肯捨耳。吾將何法以動其歸念。思之思之。良久乃得。卽出錦箋幅。以姑母之拒婚。及此間不可再留之故。直呈其父。請其父作法速雲郎歸。書訖投郵。卽芸蘭亦未之知也。書投郵後。不一星期。而南昌之急電。卽飛傳至雲郎校中矣。

雲郎自是日驚逸後。不敢復履其門。愧憤填胸。相思刻骨。多愁。多病。蒲柳之質。凋零甚易。曾幾何時。病骨支離。瘦成一把矣。此電傳來。雲郎已儻不能起。卽據牀譯其電碼。則爲「父病速歸」四字也。驚懼之下。不知所措。乃命校役持電往交蓉妹。蓉妹接電展閱。知爲其父之託辭。心雖無恐。然亦不得不佯作面有憂色。謂校役曰。寄語萬先生。須於本日下午四時。束裝至江干相俟。勿誤也。校役諾諾而去。蓉妹卽面其姑母作辭。其姑母深喜其去臨別之頃。僅囑其客途珍重。幾句人情套語而已。於是復往芸蘭之室。與之作別。

芸蘭自婚議發生，卽欲一死。以了後來之種種煩惱。其所以不遽死者，以其母意未至十分決絕。心中猶存一線希望。今既遭其母痛責辱詆，而一線之希望已絕。猶遲遲不死者，何故？蓋芸蘭之用心至深至苦。以雲郎未離鄂城，不忍以己之慘死，使之目擊心傷。故茹痛忍辱，苟延時日。然待死之身，雖皮囊未脫，已魂遊墟墓矣。蓉妹入室，見芸蘭方倚枕啜泣，室中珠簾不捲，寶鏡塵封，淒涼之狀，令人心惻。念及姊妹平日親愛之情，今以不得已之故，一旦別去，孽重緣疏，不知此後尚有相晤之日否？念至此，未話別衷，先揮別淚，襟袖間不覺沾染殆遍也。芸蘭訝其哀，復見其手中持有一紙，卽詢之曰：「妹手中何物也？」蓉妹以紙視之曰：「蘭姊，因此之故，將與姊別矣。」芸蘭視畢，愕然曰：「雲哥亦知之否？」蓉曰：「此紙卽雲所以遺我者。」芸蘭曰：「雲哥來此乎？」蓉曰：「否，彼無顏蒞此，遣校役送此紙於我。」我已約彼於卽日下午俟我於江干。芸蘭悽然曰：「雖有父命，何其速也。」蓉曰：「父病垂危，歸心似箭，不能一日留矣。吾歸後，姊須善保千金體，不時惠我以好音也。」芸蘭掩面泣曰：「妹此番別首相見無期，吾死後冤魂當化爲鶻鳥，飛至南昌，妹若不忘舊情於風清月朗之夕，以涼酒一盃呼吾名而奠之，泉台下當感妹於無既也。」蓉妹聆此慘語，亦噎噎而泣。

浪浪清淚綿綿，衷別意惻惻，爲時已促，蓉妹不得不忍淚歸室，收拾行篋。芸蘭亦命慧兒強扶病軀，欲送至江干，藉以與雲郎作最後之訣別。少焉鐘聲報晚，蓉妹束裝畢，雇車就道。芸蘭得其母命，至江干一送。晚煙漠漠，禿柳絲絲，車抵江干。芸蘭一雙枯目，炯炯四視，而雲郎之形影杳然。蓉妹亦訝之，旋問舟子，請曰：「天將

暮矣。請速渡河。蓉應曰。猶有一人未至耳。舟子曰。其人非一面色憔悴之少年郎君乎。久俟於此。頃已渡河而去。芸蘭聞此。大失所望。嗟乎。當茲死別。猶難一面。緣之慳耶。命之薄耶。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蓉妹此時遂卸裝舟上。不能與芸蘭遲留戀一聲去也。帆旌搖搖。不剎那間。而一葉扁舟已沒入煙水迷漫中矣。

第二十六章 蘭摧

離腸寸斷。餘恨長綿。芸蘭以久病之殘軀。冒秋風之殺氣。踟躕江上。慘淡心頭。薄暮歸來。奄奄於繩牀之上。瘦身兒。竟作千鈞重也。念雲郎以父病迫切而歸。不獲與余一面。途中情懷怛悼。必較余爲尤烈。感痛良久。又忽生疑慮之心。以爲其舅求婚之函。初未嘗言其不愉。距今爲日無幾。何病之遽耶。縱病又何若是其劇耶。沈思再四。恍然曰。蓉妹面目之間。毫無痛其父病劇之戚容。此電必彼嗾其父所發。以之賺雲郎速歸無疑也。然雲郎雖被賺而歸。必因悒鬱而死。吾舅以衰頹之年。擡此喪明之痛。蓉妹幼弱。雁行遵折。皓首紅顏。遇此慘變。其何能堪。嗟乎。余身不祥。誤人多矣。不圖余所誤者。盡爲吾最親愛之舅氏一門。傷哉。

自茲以後。芸蘭日困愁城。靜待雲郎死耗。一日。慧兒倉皇持一函入。曰。小姐頃郵卒遞來南昌一函。不知此中是何消息也。芸蘭剖函而閱之。嗟乎。此函非他。卽萬家之喪音也。其函爲蓉妹所發。函云。

蘭姊青鑒。月前吾父病劇之電。非實有其事。蓋妹以老父求婚之函。如石投海。而姑母之於雲郎。又嘖有煩言。寄居華廈。如坐針氈。本欲拂袖而去。猶恐雲哥之癡念難割。故私函稟父。以此謀促之歸。妹之所以出此。

者實處不得已之勢耳。不意雲哥歸後。心疾猝發。終日持姊之玉照而泣。醫藥罔效。已於中秋月圓之夜。長辭人世矣。彼嘗謂拚此身以殉情。今果實踐。桐棺三尺。淒然瘞於西山之麓。老父以傷心過度。方在病中。妹亦淚竭聲嘶。莫知所措。嗟夫。舉家惻惻淒涼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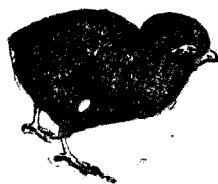
此函傳來。恰爲中秋節後五日。距雲郎之歸。亦僅半月有餘。芸蘭早決雲郎必死。故閱此噩音之下。雖悲而神不少亂。顧慧兒泣曰。雲公子死矣。慧兒聞此一語。面色立變。掩面大悲。旋聞芸蘭語曰。慧兒。汝爲雲哥。悲然可爲我。賀汝亦知吾之所以忍耐度。此可憐之歲月者。非畏死也。實以雲哥未死。吾殉之無名。今吾可坦然脫離此煩惱世界矣。慧兒聞之。泣益急。一室之中。主婢相對。淚波湧湧。極人世之慘矣。

晚間。慧兒他出。芸蘭獨臥室中。時玲瓏月色。正掛簾鉤。恍惚雲郎立倚於粧台之傍。定睛視之。則爲雲郎曩年贈別之玉影也。芸蘭此時淚盡目枯。視覺不敏。故有此幻象。嗟乎。遺容猶在人面。何之。芸蘭之心。痛何如也。

芸蘭痛念之餘。忽支身起。於奩中將雲郎所贈之函。及己所答之稿。一一檢出。持至燈前。付之一炬。火光熊熊。頓成灰燼。及慧兒入。欲待撲救。已無及矣。稿既焚。乃復命慧兒伴其至園中一行。慧兒曰。夜寒如許。小姐何苦來。芸蘭曰。此園爲吾父棄官後所闢。因愛我之故。于園中遍植芳草幽蘭。吾父歿後。吾不忘父之遺愛。亦從事培養。然已不及當年之盛。今吾不久亦當物化。茲後更無護惜之人矣。其命運之窮薄。與余如出一轍。吾欲掬此未乾之淚。向之一洒。慧兒不得已從之。芸蘭行至塔前。竭其生平之悲憤。盡情一哭。雖空谷啼猿。孤舟鬢婦。亦無此段淒

涼之音也。

芸蘭之母聞雲郎凶耗。若有喜色。以爲從此可以絕芸蘭之癡情。而從己之心愿。孰知芸蘭此時決意自戕。雖未效綠珠之墜樓。然已如顰卿之絕粒。其母見其神志清爽。以爲偶染微疾。遂置之不理。芸蘭終日奄臥。惟求速死。於是者閱六日矣。是日卽爲芸蘭纏紅之期。李家冰人俱集堂中。爆竹聲與喧賀聲。嘈雜盈耳。芸蘭身雖不支。心猶未迷。耳膜上受此聲浪。情知有異。念名分一定。死有餘羞。一時愧憤交集。心如驚魚之躍。口作吳牛之喘。慧兒大駭。急奔請其母至。其母見變態如此。驚惶失措。忙使人召醫診視。醫至。芸蘭僅餘胸頭口中之微氣。少頃。室內號泣之聲。繼堂中歡賀之聲而起。則芸蘭已作傷心淚史上之人物。嗟嗟。風月千秋之恨。蕙折蘭摧。蝴蝶一夢之緣。水流花落。從此更無覓處。而今好作收束一部悲酸之芸蘭淚史。亦遂告終矣。



芸蘭淚史 全 價洋四角